

231565

第六三五册

理學彙編

文學典

頌部

贊部

箴部

銘部

檄移部

檄移部

策部

策部判部

書札部

露布部

(卷)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一六一查



3135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頌部總論

卜子夏詩大序

詩含神霧

王充論衡

摯虞文章流別論

劉勰文心雕龍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頌部藝文

上四巡頌表

平吳頌序

上大法頌表

上南郊頌表

答元圃園講頌令

上拜南郊頌表

上九成宮頌表

上李常伯啓

上皇甫常伯啓

進神鳳頌表

進洛圖頌表

進東嶽朝覲頌表

進孝烏頌表

跋東坡桂酒頌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前題
頌部紀事
頌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頌部總論

卜子夏詩大序

頌

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詩含神霧

頌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王充論衡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



樓鑰

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股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耀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

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鑊插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鑊插損五三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論者行之跡也諡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諡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諡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諡尚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疆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

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惟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諷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述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

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主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早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功成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

者也古者聖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頌讚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唯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

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未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賜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贊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述義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贊曰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微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封禪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噶噶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誦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縢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鯀

南茅北黍空談非微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誄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詩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引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識叙離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禋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序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頗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勳寡臆缺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鏘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贊曰封勒帝勳對越天休巡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頌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

爲頌文心雕龍曰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商周及魯皆有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隋杜正元舉秀才擬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十五年試積翠宮甘露頌宋朝淳化三年楊億於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遂賜及第則試頌尚矣宋書曰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頌詩有序亦不可略也有終篇同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箴銘贊倣此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夔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騶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徐師曾文體明辯

頌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騶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勰云頌之爲體典雅清鏗揀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

乎規戒之域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頌部藝文

上四巡頌表

漢崔駰

臣聞陽氣發而鶴鵠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聲音敢獻頌云

平吳頌序

晉張載

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猗猗既攘出軍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云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王義高三代而可閣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下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

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上南郊頌表

同前

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賡恪之道未隆而體元含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禋理通孝敬潔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邪著藻炎德臨淄中山摛文魏美

答元圃園講頌令

昭明太子蕭統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上拜南郊頌表

唐王勃

臣伏見總章元年十二月四日詔既清東寇將觀南岳甫資元勳旋窺大典伏惟皇帝陛下黼藻神器銜策睿圖用天老之前機戮防風之後至爲而不恃懸寶位於中宸卑以自居託靈符於上帝禮凝蒼璧瑞溢元珪紫旻降祐黃祇叶矩微臣學不昭吉才不曠時窺宇宙之神功觀郊禋之盛節時非苟邁惟雅頌而知歸道不虛行想謳歌而有志豈與夫周傳考室裁稱棟宇之規漢奏甘泉未息嬉遊之諷比興衰於列代較馳驟於同衢而已謹憑天則輒貢拜南郊頌十章文不足奇意有遺美臣誠惶誠恐謹言

上九成宮頌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帝機無朕道洽則時邕靈化不言功成則顯顯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隧疑棟梁三氣庭衡六合松軒夜警杳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寥廓峒山之駕臣霑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衢室而無階侯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叫丹闕而累息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上李常伯啓

前人

某啓某聞杞林騰秀羽族知歸陽谷流謙波臣有託然則朝光八聖尚欣牧豎之詞道濟五殘未隔輿人之誦謹憑斯義輒呈宸遊東岳頌一首當仁不讓下走無慙於自媒聞善若驚明公豈難於知我龍門高遠眇黃道而無階爵里既投叫丹闕而有地伏願暫停左右曲流國士之恩廣進芻蕘俯息樵夫之議輕陳徑捷退用彷徨

上皇甫常伯啓

前人

某啓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睇爲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啓

進神鳳頌表

陳子昂

陳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爲代典伏惟聖神皇帝陛下闡元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

惟新皇王已來未嘗觀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丘不預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丘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鬱悒也臣草鄙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而覩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圖悉皆目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氣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采風謠揮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聲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彝典其可闕乎臣不揣固陋輒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揄揚盛美亦小臣區區丹悃之至謹詣洛城南奉進塵冒冕旒伏表慙惶云云天授元年

進洛圖頌表

崔融

臣某言奉某年月日敕令臣撰洛圖頌伏以陛下聖烈豐懿應期首出珍符炳鑠曠代罕聞雖皐繇歌虞伯禹申歎其或生於今日尚不足以談天况臣涉學蓋淺揆才多陋安可潤色皇化對揚神休竊讀古文幽尋舊式言大道者莫先於典誥序以之生焉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其辭婉而微其事簡而要今臣斟酌前訓擬議鴻猷述洛圖頌一篇并序謹詣宣議門奉進誠未能探索元奧憲章經書庶幾竭肝膽効塵露增日月之末光借天地而不朽斯亦微臣之願足矣臣拜手稽首冒顏以聞死罪死罪

進東嶽朝觀頌表

蘇頌

臣頌言臣學不淵博詞蓋實滯陛下過聽被恩最久喜規封岱增天帝王壯觀臣以宗伯秩禮陪清道之輿臣之幸一也又伏覩自天垂象銘岳昭訓臣已有司上載封禪之烈臣之幸二也臣再三之幸萬百常

情臣某中謝臣東京奉旨竊聞刻石三頌臣草一敷聖主之元猷次紀宰臣之鴻筆斯事至大咎繇吉甫之難也臣自料度不勝惶悚而議者謂臣光榮之至死且不朽臣所羸疾翳然言罕能述忠闕二愚臣極思慮罄肝膽而爲之伏希演修德之符非敢助親文之化儻以潤色鴻業一蒙睿覽則臣之至懇萬殞知歸輕塵冕旒若真冰谷無任區區戰灼之至

進孝烏頌表

楊譚

草莽臣譚言臣聞自昔皇王撫運提象天錫禎應以光盛業臣伏見以爲至道有孚能招異類深仁所協克順天心陛下孝理天下孩視羣動恩被羽族感通陽精雖器車馬圖洋溢祕府而黃龍丹雀委積近郊此或爲常不甚專美豈如孝烏俯爾營巢不懼不驚以育羣子臣幸逢昌運好覽休祥萬古珍圖安能有此百代良史未之前聞况肅穆紫宸曉夕嚴警會弁星列爪士雲屯燕雀飛梁無相賀之所魚龍在棟成駭目之觀唯此孝烏晏然能馴明陛下深愛子物之慈表皇太子歸哺報恩之孝首出衆瑞莫與之齊謹按符瑞圖云宗廟肅敬則孝烏至昔范覽對蜀主言慈烏知孝誠養之禽必有孕方懷而至者陛下聖策遠備威震遐戎略地攻城無歲不克巴蜀之外今斯獲醜慈烏効社可謂有徵加以遠降日輪近巢天宇據北辰以永固豈南飛以遠枝自古攸傳無聞此瑞願陳不朽垂裕將來謹獻孝烏旌德頌七首雖論揚之美有愧於清風葵藿之心無忘於捧日謹投延恩匭奉表以聞冒觸宸嚴伏增戰越臣譚誠恐頓首死罪謹告

跋東坡桂酒頌

宋陳傅良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嘆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前人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阤危饑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墮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又

樓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

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義秦漢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聳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嘆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遇於斯云

頌部紀事

夏侯元辨樂論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類要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三十四年始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

石刻頌秦德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論衡正說篇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

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

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宜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

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屢屢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賈逵傳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鷺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東平王蒼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劉平傳王扶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傅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

梁鴻傳鴻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馬融傳融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驕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俗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後融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頗爲正直所羞

文苑傳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胡廣傳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法真傳真前後四徵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刊石頌之

鄭康成別傳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秦中記章帝三年子母荀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東觀漢紀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零陵先賢傳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三國魏略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王褒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書摯虞傳虞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潘尼傳尼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

劉伶傳伶字伯倫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石季龍傳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

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

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

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

袁宏傳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

烈女傳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

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前燕錄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唏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

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

其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

南史宋臨川王道規傳鮑照字明遠東海人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叙甚工

齊王摘傳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

法曹王融上金天頌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第九子寂字子元性迅勤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

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議寂乃止

梁書鍾嶸傳嶸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引築

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長沙嗣王業傳業子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

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劉潛傳潛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

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

甚美

陳書虞寄傳寄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

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

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顏晃傳晃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叅軍未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

典高祖甚奇之

陸琛傳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

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

徐伯陽傳伯陽除臨海嗣王外諮議叅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嘉賞

張正見傳正見字見隴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

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

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顯祖傳位閭上至德頌一篇

甄琛傳琛字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優詔報之

董紹傳紹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

高允傳允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

舉其梗槩矣後允從顯祖北征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程駿傳駿拜祕書令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尤慕廉頗

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伴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剪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

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
頌十六章并序巡符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
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
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獻后
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興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
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成秩百靈
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

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
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駁之不忘駿又奏得
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
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
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
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
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
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
則平溢則傾愜各爲作頌
周書顏之儀傳之儀父協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復著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
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瞻梁元
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眷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億兆戶詠來蘇
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
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
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
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弃周漢遐軌儀庭

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
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
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
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
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
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
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
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
之賜名馬一匹

周漢奚弁忿彼苛刻儀庭曷軌希仁尚德德音一振
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
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
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元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

北齊書祖珽傳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
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
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典儀注嘗爲
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
聞之

許善心傳善心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
章閣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
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
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
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
物二百段

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
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
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
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
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
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
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身易子而食
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臬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

樊遜傳遜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
等瑞遂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
北史薛澄傳魏文帝卽位拜澄中書侍郎加安東將
軍增邑百戶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
澄爲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
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
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
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鳬鴈蟾以

薛道衡傳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
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
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
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
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
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
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

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穎耶付執法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

唐書袁朗傳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

賀德仁傳庾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岑文本傳文本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於帝擢中書舍人

張昌齡傳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張文瓘傳文瓘遷亳州刺史末微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

武后傳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璿護作乃大哀銅鐵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鑿怪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

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鑄羣臣蕃酋名氏於其上

武三思傳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昊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

崔融傳融爲文華琬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

澤王璆傳璆初封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宮宗正光祿卿進封褒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

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璆爲頌建花萼樓北

李白傳白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讓皇帝憲傳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

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外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

伯勸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鬪鷄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

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鶴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

翔栖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韓思彥傳思彥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

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宋璟傳璟徙廣州都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詛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蘇頌傳頌從封泰山詔頌朝觀壇世咨其文

劉晏傳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五代史扈載傳世宗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實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

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

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

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十國春秋前蜀馮涓傳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喘囁不敢發涓因獻生日

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資金帛加等

南漢王詡傳乾亨初白龍見南宮詡進白龍頌文采斐然

宋史王著傳著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鸝鸚鵡著獻頌

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

鄭起傳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做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

功欲刊石於宋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

扈蒙傳扈充史館修撰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卽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

刁衍傳衍字元賓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

馮謐傳謐字伉歸中朝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

宋白傳白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於幄中

梁鼎傳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爲劔門關使父文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言試文遷殿中丞

胡旦傳旦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鄰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遷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

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睢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安德裕傳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

吳淑傳淑字正儀爲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

楊億傳億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於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訝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卽以億直集賢院表

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絃琴五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

劉蟠傳蟠子錯初以父蔭爲大理評事咸平二年擢進士第嘗獻幸太學頌眞宗中夜觀書得錯頌頗嘉

賞之出以示輔臣且言錯幼孤能自立召試命直史館累遷至戶部郎中鹽鐵副使

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陝西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趙安仁傳安仁父孚知開封府司錄叅軍事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召拜祕書丞賜緋魚

安仁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太宗

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名詣中書

獎諭
葛官傳官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

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

王欽若傳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

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

使馳奉以進眞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

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

晁迥傳迥字明遠爲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寶頌進太子少傅獻大順審刑無盡燈頌

賈昌朝傳昌朝字子明眞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眞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

試賜同進士出身
張師德傳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

以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眞宗祀汾陰知河南府薛映薦其學行又獻汾陰大禮頌於行在是

歲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
陳堯叟傳堯叟爲羣牧制置使大中祥符東封加尚

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

進戶部尚書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

明鎬傳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眞宗崩上眞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

王疇傳疇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

引十事以諫皇祐中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直祕閣

秦檜傳紹興十七年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求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

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紘之句帝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東軒筆錄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

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升拜不一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

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桢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

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徠山而病卒

談苑石介字守道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無以加也

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玉海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爲宋頌九篇

張方平爲宋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揮塵後錄東坡先生爲兵部尙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

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會

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

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爾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頹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於編欲使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跡今藏謝景思家

老學庵筆記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塘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於文學乃克爲之聞者爲快

程史中興一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岳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

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

磨易以投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名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屈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幕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元史周伯琦傳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太子召見獻皇元頌

殉身錄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紀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鷄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劉基爲之頌

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末樂二年周王敗於鈞州獲驕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

末樂十三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末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爲善陰薦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

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

獻頌

頌部雜錄

晉陸機文賦頌優游以彬蔚

陸雲與兄平原書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

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

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能出

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

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今按

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游仙詩唯歲暮賦耳所失多矣

又書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

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因此已自爲洋洋耳

又書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又漢功臣頌甚美又書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刊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

又書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又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

又書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正

自輒多欲無可加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爲佳

又書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揮

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唐元結大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

於歌頌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誰能爲之梁肅毗陵獨孤及集序崔祐甫言常州之文議論最

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又李翰前集序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宋石介慶曆聖德頌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

金題鉅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

宋史選舉志凡士不由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頌部

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崇寧大觀之後達官貴胄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

熈真子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

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甘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

音服下音福謂福如故也唐中興頌亦如此讀之歸田詩話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

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

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

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

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異於西帝違

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旛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玉海西山先生曰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

昌黎聖德詩徂徠慶曆頌此正格也其用事造語最忌塵俗須熟讀三百篇博觀司馬相如揚雄諸賦與

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二京三都七啓七發之類及

韓柳文韻語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腴矣

青箱雜記人臣作賦頌贊君德忠愛之至也故前世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平邊頌廣文頌朝陵頌廣農頌周伯星頌大中祥符頌靈寶真文頌龐穎公則嘗獻肇禋慶成頌餘元獻晏公宣獻宋公遭遇承平嘉瑞來還所獻賦頌尤爲多焉

學齋帖嗶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謨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貞符謂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爲貞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從前作者之陋爲可喜也

妮古錄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葬亡妻崇因寺長老欽公謂余曰子胡不禱觀音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燬前人不取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先是刻馬祖龐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日知錄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

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四卷目錄

贊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典藝

贊部總論

李充翰林論 贊

王通中說 禮樂篇

王應麟辭學指南 贊

徐炬事物原始 贊

吳訥文章辯體 贊

徐師曾文體明辯 贊 評附

贊部藝文

答范光祿書

漢史贊桑弘羊評

跋武侯像贊

贊部紀事

贊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四卷

贊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典藝

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贊部總論

李充翰林論

贊

容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而贊楊公亦其義也

王通中說

禮樂篇

薛收曰贊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

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王應麟辭學指南

贊

贊者贊美贊述之辭文選序曰圖像則贊興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荊軻贊班史以論為贊范曄更以韻語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云云乃作頌焉其辭曰云云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序云云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云先序後贊與今體相類唐建中二年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此試贊之始中興書目云顧雲鳳策聯華三卷有補十八學士寫真像贊安西都護府重築碎葉城碑皆因舊事而作亦擬題之類也

贊

文心曰昔虞舜重贊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故漢置鴻臚唱拜為贊如相如之贊荊軻班固之褒貶以贊皆取益贊于禹之意要之自司馬相如贊荊軻始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贊

按字書云贊稱美也字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荊軻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為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為體促而不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同流則余未敢以為然也蓋嘗取而玩之其述替也名雖為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叙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

評附

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辭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

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贊部藝文

答范光祿書

宋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饑渴山川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嘆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玩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大悟袁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

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閑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跋武侯像贊

朱子

乾道丁亥歲予游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贊部紀事

三國志楊戲傳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

晉書華譚傳譚爲郾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荅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

稽康傳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元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衛瓘傳瓘子恆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最爲工妙恆悅之故竭思以贊其美

嵇紹傳紹從子含字君道好學能屬文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

尙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

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太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僞俗

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尸

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

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室託非其所沒有

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世說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霖遇象能鮮

卽潔成輝桓伊遂以書扇

前燕錄慕容儁善爲文雅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勸戒

宋書傅亮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舒讚稱其見微之美

謝瞻傳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嘆異

梁書劉杳傳沈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平生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景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魏書常景傳景爲太常博士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

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遺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元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

李寶傳寶子輔輔子仲尙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時兼侍中高聰尙書邢巒見而嘆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

唐書韋執誼傳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由是與叔文善

大唐新語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元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之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元理王世充僭號署爲

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已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佯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畢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閣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贊曰經術爲貴元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于國子博士

北夢瑣言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謾眞贊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揚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

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于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卽稱曰錫錫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陶穀傳穀周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

玉海太平興國八年正月詔以國子監贊九十四首武成廟贊七十五首付監鏤板卽太祖朝所製判監陳鄂書

東軒筆錄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聞見後錄王荊公之子雱作荊公畫像贊曰列聖垂

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於仲尼是聖其父過於孔子也

齊東野語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屨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起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埽除膏梁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書今藏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跣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卽贊之曰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贊末後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摺撫

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賊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摘詞章浸潤官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絆矧富貴如蔽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鶩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焚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于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輟耕錄鄧光薦先生刻號仲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癸辛雜志兀朮石靖修四朝國史

高孝寧

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號爲智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爲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蔽而不揚則是違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譴去國蓋專爲張魏公地耳後改俾別爲贊云獨用兵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後機會歟

贊部雜錄

聞見後錄予家舊藏司馬文正公隸書無爲贊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能作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容齋隨筆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履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學齋帖嗶國朝宋祁著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其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後若拚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于信史矣

林下偶談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儘有味也

野老記聞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五卷目錄

箴部總論

摯虞文章流別論箴

王應麟辭學指南箴

徐鉉事物原始箴

吳訥文章辯體箴

徐師曾文體明辯箴 規附

箴部藝文

乘輿箴序

爲李僕射賀聖製政刑箴表

五箴序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題朝夕箴後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箴部紀事

箴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五卷

箴部總論

摯虞文章流別論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

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

解署曰百官箴

王應麟辭學指南

箴

箴者諫誨之辭若箴之療疾故名箴文心雕龍曰夏

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於周書文傳篇商箴見於

呂氏春秋名類篇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虞人掌獵爲箴漢揚雄擬其體爲十二州二十五官

箴後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箴

擬題肇於此唐進士亦或試箴

徐鉉事物原始

箴

箴誠也張蘊古作大寶箴揚雄作酒箴戒成帝唐李

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扈六箴謂宵衣正服罷獻納

誨辨邪防微朱晦菴有視聽言動四箴按文心曰軒

轅輿凡以弼不逮卽爲箴之始

吳訥文章辯體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

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

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

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徐師曾文體明辯

箴

按說文云箴者誡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

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

傳解及呂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

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於左傳於

是揚雄倣而爲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

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

警誡

規附

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今人以

箴規並稱而文章固分爲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

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

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

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

名而創爲此體歟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履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救闕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

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爲李僕射賀聖製政刑箴表

唐崔位

臣某言伏見聖製政刑箴天文昭回八表皆燭睿藻稽古六經不刊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致理和平躋人壽域猶懷兢業重設箴規酌裁成立政之中求司收措刑之本信成康之能事蓋堯禹之用心可以萬邦作孚千載垂範金石不朽日月俱懸爰自繩契已還歷選列辟憲章代有詞義罕攻湯製局促於盤銘虞歌澹泊於琴曲橫汾乃縱賞之事黃竹匪勸誠之文其餘流薄國風漂淪樂府典謨雅誥寂滅無聞曷若光啓格言昭融至道勸萬幾於一日二日立盛德於先天後天長垂四目之明詎假百官之贊臣職惟方鎮宗忝葭莩成誦已在於丹心述宣願播於青史臣限以所守不獲奔走闕下拜舞天階無任捧讀跪戴抃躍之至

五箴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宋朱子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

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魏了翁

程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爲勿齋箴既以自儆而又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意之無盡當反覆究玩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由是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眞德秀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當揭之幕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題朝夕箴後

明宋濂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槁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於座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修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惟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

願同志者云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前人

昔者西山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蒲陽王邁實之因敷釋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必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疎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與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爲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畱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略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爲程子夫兄弟既可爲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耶廉也鄙夫徒欲噉噉搖其喙不幾於大惑矣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爲文未嘗祕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爲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論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九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井及焉

箴部紀事

左傳襄四年無終請和戎晉侯欲伐之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後漢書崔琦傳琦字子璋涿州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駰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高彪傳彪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末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

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鷂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

可未遵佩茲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

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齊獻王攸傳攸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通倭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日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日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譏晉侯疑申因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親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閭世以爲工

李充傳充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生以道德之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

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蒞事則爲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興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盜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蹟深妙大象幽元棄餌收置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求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

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梁書袁峻傳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
魏書東平王翰傳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周書齊煬王憲傳建德二年憲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
唐書謝偃傳初太宗卽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李德裕傳時帝昏荒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頌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旰食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赦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柳公綽傳公綽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眞智寔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思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
柳仲郢傳仲郢幼嗜學母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
杜希全傳希全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卽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白居易傳居易知制誥穆宗好畋游戲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鶴死握中噫逐獸於野走馬於路豈

不快哉衡概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全唐詩話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李德裕舌箴序曰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門于公會孫諫議邵處觀金石之刻遂荒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藏之又曰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山堂肆考唐柳宗元以世之爲人師者人笑之爲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宋史宋太初傳雍熙三年太初通判成都府賜緋魚會詔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

王禹偁傳禹偁爲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詔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梁顥傳顥爲右司諫真宗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

張知白傳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宸箴

吳充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座右除集賢校理

陳繹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卽家讎校英宗臨政淵默繹獻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

孫覺傳覺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

晁迥傳迥字明遠歷太子少傅獻斧戾慎刑箴

蔣重珍傳重珍授寶章閣慮君心易縱大權旁落乃進爲君難六箴

鄭雍傳雍爲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畱

鄭清之傳清之再相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

唐文若傳文若爲祕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

則疆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諷焉

馮元傳元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湯漢傳漢爲祕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寶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

劉光祖傳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

李燾傳燾乞祠除江西運副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

儒林傳王柏字會之號魯齋從朱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基作魯齋箴勉之

王氏談錄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稽顙穎實充締交各爲箴以自警

山堂肆考呂祖謙字伯恭作官箴

孫朴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輟耕錄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爲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見聞錄崑山顧文康公鼎臣當嘉靖時更定學士制公首爲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命進講范浚心箴上特諭內閣云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復諭日前日聽講心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動四箴後復御製敬一箴命於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一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爲定制

箴部雜錄

漢胡廣百官箴叙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

晉陸機文賦箴頓挫而清壯

陸雲與兄平原書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清約耳

明王禕序續丹戾六箴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戾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禕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作續丹戾六箴

貝瓊序誠敬謙謹四箴吾友會稽樓文淵嘗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於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妮古錄女史箴余見於吳門向來謂是顧愷之其實朱初筆箴乃高宗書非獻之也

偃曝譚餘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摩兜輒慎莫言李敦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磨兜堅宋學

士續之以箴亦曰磨兜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與輓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丹鉛總錄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余獨取其危箴云圍碁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蠡牛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六卷目錄

銘部彙考

周禮 夏官 冬官

劉熙釋名 釋典藝

銘部總論

禮記 祭統

揚子法言 修身篇

摯虞文章流別論 銘

劉勰文心雕龍 銘箴

王應麟辭學指南 銘

徐鉉事物原始 銘

吳訥文章辯體 銘

徐師曾文體明辯 銘

銘部藝文

銘論

與鍾繇五熟釜書

爲井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唐吳少微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柳宗元

答開元寺僧書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跋景陽井銘

題太公丹書後

與裴曾父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跋盛子謙座中銘 周必大
御製二銘跋 劉克莊
跋古器物銘 明何喬新
銘部紀事
銘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銘部彙考

周禮

夏官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訂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劉迎曰先儒釋典庸器之序官旣以庸器爲銘功之器何至此遽改銘爲名而謂書其名於王旌邪蓋考之諸經凡言銘者四湯之盤銘衛孔悝之鼎銘嘉量之銘林鍾之銘皆刻而鑄之於器者也今言銘與書爲於一則銘豈書者邪而止曰凡有功者銘銘之爲器有鼎有鍾有烝彝之屬非太常大烝可指而名之也

冬官

東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

圓其外其實一黼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訂鄭康成曰銘刻之也 鄭鏐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詔後世非苟眩文以爲工此銘量之人自謂作是銘文以銘此量非苟爲銘蓋深思精求所以制作之道知其爲是量也允信乎臻於至極制作之用至矣盡矣後世不可復加矣

劉熙釋名

釋典藝

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銘部總論

禮記

祭統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

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大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

注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於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於宗周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注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行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注者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者欲文叔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慶卿

也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注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勒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揚子法言

修身篇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劉勰文心雕龍

銘箴

昔帝軒刻輿凡以弼違大禹勒筍簋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尸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欵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栝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鑪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鑒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并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

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贊曰銘寔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王應麟辭學指南

銘

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禹銘筍簠湯銘於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周勒枯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饒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景鍾孔惺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事清潤陸倕石闕漏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劍閣銘末云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則寓微戒之旨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然山劍閣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建中三年進士別頭試欵器銘興元元年朱干銘則以銘試士尚矣

徐炬事物原始

銘

銘志也記銘其功也湯有盤銘武王有衣銘鏡銘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僧立息心銘曰母多慮母多智

吳訥文章辯體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惺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闕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徐師曾文體明辯

銘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浸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於此云

銘部藝文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枯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鍼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助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惺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顥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與鍾繇五熟釜書

魏文帝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惺晉之魏顥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爲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唐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

戰越之至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回鼎遷於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銘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昭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日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滌醢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銘臣竊見九州攸同迺述九號夫未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開也禮日觀禪雲亭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父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遇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觀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歌頌慚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汗流其九鼎銘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柳宗元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獲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惟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洵洵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上獻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銘鑄之勤勞爾非爲勒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亦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於

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爲別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宋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名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及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體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滿凡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足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予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實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

實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題太公丹書後

黃庭堅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與裘曾父

朱子

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真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嘉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徐志伯

前人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尙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爲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天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前人

熹旣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修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于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

心榜之而于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于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盛子謙座中銘

周必大

盛公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此訓於後人其興可必至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遂參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蓋自周廣順元年距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豈無基耶八世孫文林郎新信陽軍判官求道由長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御製二銘跋

劉克莊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於刑或冒於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介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旣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錄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贅贅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古器物銘

明何喬新

三代盛時凡諸侯卿大夫有駿烈不績者必作彝器而銘之所以垂不朽而昭示其子孫也其辭宏深奧雅與書之典誥詩之雅頌相表裏自浮屠氏入中國凡三代彝器往往毀之以鑄佛像其存於世者鮮矣予家食時村氓耕地得器狀若古之所謂卣者村氓疑其金也剖而棄之予取以歸眎其銘識皆籀文知其爲三代之物而惜其已毀也及來京師遊廢佛刹有僧以銅器焚瘞狀若禮圖所謂敦者制作精巧其爲古物無疑予欲以白金市之僧靳而不予後數年過而問之則已爲豪有力者所攘矣乃知卣彝敦匜猶有存者特出非其時遇非其人故湮淪毀棄而莫有寶之者矣則夫君子懷瑾握瑜而不遇知者其沉沒無聞亦何異是器也予惟嗜古每恨不及睹三代之禮器無以見聖人制作之盛間取傳記所載古器物諸銘哀而錄之得三十有三將以傳諸好古博雅君子蓋聖人之制作有道存焉是數者雖其器亡矣然頌其詞而繹其理非徒有以見盛王良弼之德烈亦庶幾可以想見聖人之道焉豈眷眷於器數之末乎哉

銘部紀事

路史疏仇紀黃帝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藥形茹用作戒於丹書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母弇弱母侮德母違同母敖禮母謀非德母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孟籩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惟口起兵惟動得吝乃爲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功高業廣而亡通事帝顓頊書科斗百辟作戒盈之器室而著復禮之銘詩以爲德黜之術

述異記帝舜都郭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櫛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母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櫛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寃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愒愒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路史疏仇紀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註謂勒石銘功德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于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襄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車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俛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釁於是鬻

於是以餉余口其共也如是

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水經注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秋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衛恆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拾遺記漢安帝時瑯琊王溥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備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三輔決錄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事見黃香集

玉海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

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

晉書張載傳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我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笮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典實在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眇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石勒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

水經注赫連龍昇七年於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遣

將作大匠梁公叱於阿梨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爲龍雀大鑲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南史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昇明末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食泉銘

梁書陸倕傳倕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

蕭介傳介從父兄洽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

陳書陸琰傳琰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唐書太宗本紀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上以陳功德

崔融傳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觀碑授著作佐郎

馬燧傳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展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

崔渙傳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此相命

蕭俛傳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諠不當取帝善而止

李興傳興有孝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

全唐詩話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於東都明堂之庭后自製曳鼎歌令曳鼎者唱和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鼎銘武后所製文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元降靈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明皇御名已兆於此

玉海魏徵有醴泉銘

山堂肆考唐節去官家於崖下號丹崖翁元結甚重之作丹崖翁詩及銘

辟寒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羅騰空映簷白醉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範殷第四子也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阜銘之于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

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

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王素稱漢馬援後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以銅五千斤鑄柱立之溪州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命學士李弘阜銘之勒誓狀於上

吳汪少微傳少微常於順義元年撰歛硯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南唐後主紀先是元宗保大中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

寶公於是銘有引曰寶公常爲偈大字書於板用帛羃之是時名士陸倕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

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

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不能解及後主降宋好事者謂後主生於丁酉又辛酉年襲位

即乘鷄也開寶甲戌歲宋師圍金陵是跨犬也當圍城時曹彬營其南是子建也潘美營其北是安仁也

厥後吳國忠懿王舉國人觀即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也又忠懿王小字虎子一時以爲

絕解

宋史郭承祐傳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偁女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爲皇太子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

左謁者眞宗爲玉石小牌二勒銘以戒飭之王氏談錄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末制度參

以周漢既成自篆刻銘奏御藏於內府詔在集中畫漫錄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

庫銘其略曰昔在前朝檢狃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院

樂城遺言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玉海宋范堯夫作布衾銘

陸游作司馬公布被銘

揮塵三錄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觀於案間以問洪

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爾所知卒曰不然吾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

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

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於

裕陵者也

程史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斯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

論事朝廷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九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於昏

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

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他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

之摘其一銘書於御杖焉

元史楊桓傳桓爲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輟耕錄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輦字處道涿郡人坐

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敏公榕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獻撰墓志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憲章類編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本雅失里車駕發北京夏四月車駕次擒胡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銘

銘部雜錄

晉陸機文賦銘博約而溫潤

雲仙雜記元針子得石斧銘曰天雷斧速文步敲石柱子如其言詩如蒸雲千步千首

青箱雜記考工記臬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

捫虱新話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於前而於題下註云并壽州刺

史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畫墁錄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方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邪

芥隱筆記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春渚紀聞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斷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侈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遠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於鐵石競屢敗工斷之具僅能竄之而特潤微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製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遠銘之曰方嶧嶧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榱終折洎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藉而參夫文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持指之宜發於隱奧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

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未句所寄旨哉

學齋帖隸鳳州遁迹山有闕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匣而架一座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治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繡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容齋續筆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間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盱眙食省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容齋三筆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末實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

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詰雖詰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俛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饒於是鬻於是以餉余口卓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未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惲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惲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鼎彝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鸞旂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澀無緒乃爾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寶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寶器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鼎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緇之又何也

貴耳集叔向曰有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忘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饒者地名鑄於甘饒之地野客叢談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番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

字關二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考新莽傳建國

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人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効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個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元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鉦銘無以驗銅料爲真新莽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瑯嬛記姚子賈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

作自上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丹鉛總錄博古圖載周司寇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匱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讎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爲劉

銷夏唐元結吾亭銘云涪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岷臺北臨大淵南枕涪溪吾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吾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辟寒司馬溫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妮古錄宋高宗建炎間以所常用之硯賜蔡崇禮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今中有殺生造次必思今世可行

太平清話張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七卷目錄

檄移部彙考

許慎說文

劉熙釋名

唐書

明會典

檄移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

王應麟辭學指南

陶宗儀輟耕錄

徐炬事物原始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檄移部藝文一

謝敕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跋武連湯尉檄

題先冢宰致政復留公牘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檄移部藝文

檄

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蘇州次前溪館作

康郎山奉旨

明夏煜

劉長卿

唐李嶠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七卷

檄移部彙考

許慎說文

檄

檄二尺書也從木敷聲

劉熙釋名

釋書契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唐書

百官志

中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六曰符省下於州

下於縣縣下於鄉

凡下之達上其制有六六曰牒

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

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

上尚書省

明會典

行移署押體式

各衙門行移有式署押有式至今遵行今備書之而

附事例於後

洪武間定在京

一五軍都督府照會六部劄付各都指揮使司承宣

布政使司并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府軍衛及

府軍左右前後十衛經歷司各護衛經歷司各外衛

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應天府各長史司兵馬指揮

司守禦千戶所其察院磨勘司凡有事務各府經歷

司令典吏抄案本司呈府施行事畢經歷司回牒監

察御史并磨勘司

一六部咨呈五軍都督府平咨各都指揮使司照會

承宣布政使司劄付太常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

光祿寺太僕寺提刑按察司應天府鹽運司各外衛

指揮使司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府軍衛府軍

前後左右十衛經歷司各護衛經歷司直隸府州各

長史兵馬指揮司國子監典簿其察院事務六部都

吏赴院抄案磨勘司事六部令史赴司抄案呈部施

行事畢主事回牒監察御史并磨勘司

一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右府軍衛府軍左右

前後十衛俱係經歷司呈五軍都督府并六部各布

政司平關各外衛并提刑按察司及在京三品衙門

故牒兵馬指揮司其察院事務各衛經歷司令典吏

抄案本司呈衛磨勘司事務各衛令史抄案呈衛施

行事畢經歷司回關監察御史并磨勘司

一在京并直隸各外衛指揮使司申五軍都督府呈

六部平關各衛并提刑按察司及在京三品衙門故

牒兵馬指揮司其察院磨勘司事務俱係令史抄案

呈衛施行事畢經歷司回關監察御史并磨勘司

一太常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光祿寺太僕寺呈

部平關提刑按察司并三品衙門其察院磨勘司事

務俱係令史抄案呈本衙門施行事畢首領官回報

監察御史并磨勘司品級相等者平關七品以下者

牒上回報

一國子學凡有行移本學典簿呈六部平關應天府

其察院事務典簿抄案呈學磨勘司事務令史抄案

呈學施行事畢典簿牒呈監察御史并磨勘司十五

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其行移六部劄付國子監國子監徑呈六部

一應天府申五軍都督府呈六部牒呈各指揮使司
布政使司平關提刑按察司并國子學故牒在外各
府兵馬指揮司帖下州縣其察院磨勘司事務本府
令史抄案呈府施行事畢經歷司牒呈監察御史并
磨勘司

一察院故牒各道提刑按察司經歷司其磨勘司事務察院書吏赴司抄案呈院施行事畢監察御史回關磨勘司

一兵馬指揮司申五軍都督府六部牒呈金吾羽林
府軍等衛并外衛指揮使司應天府牒上在外各府
平關各州帖下各縣其察院事務本司首領官抄案
呈司施行事畢本司回牒監察御史

在外

一各都指揮使司呈五軍都督府平咨六部各布政使司照會提刑按察司故牒各衛并護衛指揮使司應天府劄付長史司各府州

一各處承宣布政使司呈五軍都督府咨呈六部平
咨各都指揮使司照會提刑按察司應天府劄付金
吾羽林府軍等十衛經歷司長史司并所屬鹽運司
各府州

一各護衛指揮使司凡有事務行移本衛經歷司轉呈五軍都督府六部并長史司平關提刑按察司并內外三品衙門及各衛故牒各府帖下州縣并所屬千百戶所

一各外衛指揮使司申五軍都督府呈六部牒呈都

指揮司平關提刑按察司故牒各府帖下州縣并所屬千百戶所

一各處提刑按察司呈五軍都督府六部牒呈都司布政司平關在京三品衙門并在外各衛指揮使司鹽運司故牒在內四品衙門及在外各府長史司帖下內外五品至七品衙門其察院事務本司經歷司牒呈回報

一各鹽運司申六部呈各布政司平關按察司并三品衙門故牒各府帖下州縣

一直隸各府申六部在外各府申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牒呈按察司各衛并護衛指揮使司鹽運司牒長史司故牒守禦千戶所兵馬指揮司帖下所屬各州縣

一各王府長史司呈五軍都督府六部及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牒呈提刑按察司牒各府帖下各護衛經歷司故牒審理所

一各處守禦千戶所直隸申五軍都督府在外申都
指揮使司呈各衛牒呈按察司牒上各府故牒各州
帖下各縣所屬百戶

一直隸各州申六部在外各州直隸布政司統屬申
本司係各府所屬止申本府并按察司各衛并護衛
指揮使司平關兵馬指揮司帖下屬縣

一各縣申府并按察司各衛并護衛指揮使司及在京兵馬指揮司若係各州所屬申州故牒倉庫稅課司局遞運河泊所驛壩等雜職衙門

一各處倉庫司獄巡檢稅課司局遞運河泊所驛壩等雜職衙門申府如內有各州所屬申州俱牒呈各

縣各處雜職衙門往復平關

照會式

某軍都督府爲某事云合行照會可照驗施行須
至照會者照會某部洪武某事年月日照會左都督押
右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六部照會各布政使司文移同 照會尚書押

侍郎押
侍郎押
都指揮使司照會按察司文移同
照會都指揮使
押

各布政使司照會按察司同
照會
左參政押
右參政押
左參議押
右參議押
左布政使押
右布政使押

咨呈式

某部爲某事云 合行咨呈伏請照驗施行須至咨
呈者右咨呈 洪武印 年月日尚書姓名押
各布政使司咨呈六部文移同 洪武印 年月日某事

左布政使司姓名押	左參政姓名押
右布政使司姓名押	右參政姓名押
左參議姓名押	
右參議姓名押	

平咨式

某部爲某事云 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洪武印 年月日 咨尚書押
某都指揮使司

侍郎押
侍郎押
都指揮使司咨各處文移同
咨都指揮押

各布政司咨各處文移同咨

左參政押 左參議押
右參政押 右參議押

左布政使押
右布政使押

劄付式

某軍都督府爲某事云合下仰照驗云須至劄
付者右劄付某衛指揮使司准此洪武印年月日劄付

左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食都督押
右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食都督押
六部劄付各衙門文移同 劄付尚書押 侍郎押
各都指揮使司劄付各衙門文移同 劄付都指揮使押

各布政使司劄付所屬衙門文移同 劄付
左布政使押 左參政押 左參議押
右布政使押 右參政押 右參議押

呈狀式

某衛親軍指揮使司經歷司承奉本衛某文爲某事
云 奉此合行具呈伏乞照驗施行須至呈者

右 呈 洪武某事 年月日 經歷姓名
某軍都督府 知事姓名

各護衛經歷司呈各衙門文移同 應天府爲某事

云 合行具呈伏乞照驗施行須至呈者 右呈 洪武
某事 年月日府尹姓名 府丞姓名 通判姓名
治中姓名 推官姓名

太常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光祿寺太僕寺呈部
文移同

文移同

提刑按察司呈五軍都督府六部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按察姓名 副使姓名
某事 年月日 僉事姓名

各都司布政使司呈五軍都督府外衛呈六部

鹽運司呈布政司守禦千戶所呈各衛同 長史司

呈都府六部等衙門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長

史姓名

申狀式

某府爲某事 云 合行申覆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

者 某處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某事 年月日知府姓名
同知姓名 推官姓名

通判姓名

直隸府州申六部在外府州申都司應天府申五軍
都督府同各外衛指揮使司申五軍都督府鹽運司

申部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指揮使姓名
同知姓名 僉事姓名

兵馬指揮使司申都府六部同 守禦千戶所申都府
都指揮使司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

正千戶姓名
副千戶姓名

各州申府按察司各衛等衙門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知州姓名 同知姓名 判官姓名

平關式

各縣申府州等衙門文移同 洪武某事 年月日知
縣姓名 縣丞姓名 主簿姓名

平關式

某衛親軍指揮使司爲某事 云 合行移關請照驗
施行須至關者 右 衛指揮使司 洪武某事 年月日

關指揮使司押 同知押 僉事押
同知押 僉事押

各府平關各衙門文移同 關知府押 同知押
通判押

推官押

各州平關各衙門文移同 關知州押 同知押
判官押

各縣平關各衙門文移同 關知縣押 主簿押
僉事押

牒呈式

某府爲某事 云 合行牒呈伏請照驗施行須至牒

呈者 某處提刑按察司 洪武某事 年月日知府姓名
同知姓名 推官姓名

牒呈式

應天府牒呈都司布政司各府牒呈各衛指揮使司
鹽運司兵馬指揮使司牒呈各衛指揮使司應天府同

按察司牒呈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文移同 洪
武某事 年月日按察使姓名 副使姓名
僉事姓名

長史司及守禦千戶所牒呈按察司應天府經歷司
國子監典簿牒呈察院磨勘司同

平牒式

某府長史司爲某事 云 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須
至牒者 右 府 洪武某事 年月日 牒長史押

各府牒長史司文移同
牒上式

牒上式

某處守禦千戶所爲某事 云 合行牒上請照驗施
行須至牒者 右 府 洪武某事 年月日 牒正千戶
押 副千戶押

故牒式

兵馬指揮使司牒上各外府同

故牒式

某衛指揮使司爲某事 云 合行故牒可照驗施行
須至故牒者 右 府 洪武某事 年月日 牒指揮使
押 同知押 僉事押

都指揮使司故牒各衛及應天府鹽運司故牒各府
應天府故牒外府并兵馬指揮使司俱同

下帖式

下帖式

某府爲某事 云 合下仰照驗 云 須至帖者 右 下
此 洪武某事 年月日 帖知府押 同知押 推官
某縣

某州爲某事 云 合下仰照驗 云 須至帖者 右 下
此 洪武某事 年月日 帖知州押 同知押 判官押

凡行移往來事例洪武十五年定一通政司職掌出
納帝命與諸司無行有徑行通政司者以違制論

一各王府長史凡有行移具牒宗人府經歷司案呈
本府事畢抄案回牒長史司

一五軍都督府凡有行移令經歷司具牒宗人府經
歷司案呈本府事畢抄案回報五軍都督府經歷司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七卷檄移部

第六三五冊 之一九葉

其在京衛所及在外各都司各該衛并直隸衛所若有行移俱由該府轉行

一六部凡有行移令主事廳牒呈宗人府經歷司案呈本府事畢抄案故牒六部主事廳其太常寺應天府光祿寺太僕寺國子監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南北城兵馬指揮司儀禮司行人司等衙門及在外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應有行移俱由該部轉行

一都察院凡有行移令經歷司牒呈宗人府經歷司案呈本府事畢抄案故牒都察院經歷司其各道監察御史并在外按察司遇有行移俱出都察院轉行一通政司凡有行移令經歷司呈宗人府經歷司案呈本府事畢抄案帖下各衛經歷司

一五軍都督府有事於都察院止令經歷司互相文移轉呈本院如行六部則經歷司與主事廳互牒其在京秩三品者則與本院並行仍故牒在京四品在外按察司帖下在京五品以下衙門其在京四品在外按察司牒呈本院及在京五品以下衙門行移本院俱稱具呈惟大理審刑磨勘司止與本院經歷司行移各道監察御史亦止由本院行移與諸司無行一通政司與在外諸司衙門別無行移今後不許申稟

一儀禮司并內府六科俱係近侍官員與內外衙門並無行移今後不許申呈

一六部有事務各處必須縣申州州申府府申布政司轉達六部不許驀越

一五軍都督府并在京各衛與在外各衛所及有司衙門勘合拘定難以互相行移除直隸衛所申都督

府其在外衛所必經本處都司轉呈該府若有司與在京衛所軍民相干事理俱由合干上司轉達該部定奪不許徑自行移

一六部凡受五軍都督府照會不問有施行無施行事理俱於堂上立案官吏於年月下小字依次列衙尚書侍郎僉押郎中以下至該吏俱僉名如是錢糧刑名合送該部磨算問擬者則從堂上正官批寫送某部磨算或問擬不必判押其該部推算問擬畢官吏亦於年月下小字列衙僉名連案呈堂施行

一六部凡准各部咨文并布政司咨呈及據各衙門申呈來文其有係干具奏及應照勘回答即行在京各衙門者俱係堂上立案施行不必送該部若係類勘合回答各布政司直隸府州事理則從堂上立案判押連送該部移付類勘合科施行其有錢糧官物磨算收支刑名應合問擬印信關領人材候到及雖有施行而不係出事公文者俱係正官於來文批寫送該部承行不必判押其該部立案則寫奉本部連送某連文云云當該官吏於年月下小字列衙僉名其無施行止是立案備照如有施行者連案呈堂施行

一凡有創行事務合行各屬部遵守者則從堂上割付各部若屬部該行事理係干放支錢糧官物等項及須經堂上定奪亦從堂上割付各部其餘一應常行事理及各類勘合行移各布政司直隸府州者止是各部自相往復移付施行及割付移付公文承行吏典另行置立承發勾銷簿附寫名件用使日時印記各科承管該吏於簿上書名畫字收領承行畢仍

於前件項下勾銷以憑稽考

一凡銓選官員調遣軍馬賞賜物件處決重刑勘立制度及為令為律事務所奉聖旨必須文案上出事內欽寫其餘常行事理雖有奉到聖旨止於文簿及案驗內欽錄不必出事開寫

一凡議擬奏准事理止於文簿內云寫奏准若欽奉聖旨改擬仍寫欽改緣由

一凡差使人員既有所齎公文其差帖上止寫去某處公幹不必云寫聖旨

一凡差人齎執欽依奉聖旨公文到於各省各府須要先將公文於公廳中間置放然後與官員相見毋得收摺在懷與人講禮

一凡五府六部等衙門所奉事件各官既已親奉旨意奏本明白批寫回本衙門自作施行其通政司入奏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實封軍機錢糧刑名等事并鼓下受詞及各處差官徑奏事件雖有奉到旨意承行衙門無由知會必合抄出施行其抄寫人員將抄到旨意齎從正門入各該官員起身迎接奉到旨意止許本衙門明白立案不許出事行移內云寫其各科填送勘合亦不許云寫旨意止寫某衙門為某事奏奉某衙門如奏施行

一凡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悉以欽字代之

洪武十六年令刑部等衙門遇有行移判押文書及商議公事首領官引吏典就齎印信手本開具幾件於正官處親行稟覆可否從公署押定奪仍各照事件逐一附簿以憑查照相同不致違錯

洪武十七年奏定天下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三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官員任內公文皆如式者考爲一最不如式者罪之

行移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有一應行移在外事務儀部等四部各開事件移付通具印信手本赴禮科關填勘合照會各布政司并劄付直隸府州照依坐去勘合內事件轉行所屬作急理辦如有違悞不完仍行催督每於年終各該有司分豁已未完結事件連原填去勘合張數造冊差人親齎奏繳仍用備細開報本部以憑查銷其填寫勘合禮部照依地方編寫字號內外底簿二扇并勘合字號紙編寫畢押印完備外號底簿發去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號紙禮部收貯候儀制等四司凡有一應行移在外事務移付本司發勘合科填寫號紙照會各布政司并劄付直隸府州付通政司掛號送兵部車駕司轉發司府州比對硃墨字號相同施行如號紙盡絕照字號接編如前各該司府州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禮部查考

勘合字號

浙江以字江西淮字陝西誠字廣東及字廣西卽字河南正字湖廣各字雲南若字貴州柔字山東格字山西致字四川其字福建皆字安慶府能字松江府賢字蘇州府功字淮安府平字鳳陽府修字廬州府勤字保定府雨字應天府雲字揚州府齊字河間府露字徽州府貴字寧國府原字真定府騰字順德府麗字常州府故字池州府亨字大名府結字永平府金字廣平府霜字鎮江府親字太平府賓字保安州岡字滁州官字徐州治字隆慶州峴字今延慶廣德州列字和州利字

萬曆二年議准凡宗藩勘合許各王府差來員役執批告領本司驗批給發卽於封袋上填註發行月日及姓名期限仍置立文簿登記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每季終江西廣西四川每下半年將發過公文號數領齎日期人役姓名通行各布政司知會各布政司亦照所議奉到勘合將緊要節略攢造文冊報部其年終奏繳仍舊

吏部行移勘合

武洪初凡除授官員皆給勘合到任十九年革勘合而行取官員及查理事務仍用之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各編一字爲號惟順天不用勘合故無字號

浙江布政司寅字江西布政司己字湖廣布政司卯字河南布政司申字福建布政司亥字山東布政司未字山西布政司午字陝西布政司戌字四川布政司畢字廣東布政司辰字廣西布政司子字雲南布

政司丑字貴州布政司撫字應天府酉字鳳陽府房字廬州府奎字淮安府箕字揚州府心字蘇州府氏字松江府尾字常州府女字鎮江府危字太平府斗字徽州府亢字寧國府牛字池州府壁字安慶府虛字廣德州室字滁州角字和州胃字徐州昂字永平府婁字保定府觜字大名府星字真定府柳字順德府張字河間府參字廣平府井字延慶州翌字保安州軫字

洪武二十六年定吏部四子部付到合行各布政司直隸府州事件通類具手本赴吏科關填勘合仍附寫底簿開列前件以憑回銷

凡勘合封完隨送兵部車駕司轉發不許親領恐滋奸弊

凡各省并直隸府州查回勘合對簿注銷付送各司發落

凡朝覲後查節年類行各省南直隸勘合未完事件呈堂責比仍攢造未完冊給來朝官吏勒限完銷兩京部院未完勘合俱造冊送部一併查比

工部行移勘合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催促軍需物料勾提囚匠等項欽置勘合如遇四子部合行事理或五件十件類具手本責差該吏齎赴內府工科關填勘合行移各司承奉理辦如有不完舉奏提問其官吏給由缺官條格等項及本部并台屬官吏俸給按月放支仍每歲會計行移戶部撥支遇有當行行移吏部等衙門定奪施行

凡勘合字號浙江布政司堂字江西布政司習字湖

廣布政司因字福建布政司積字山東布政司尺字山西布政司當字河南布政司善字陝西布政司賁字四川布政司力字廣東布政司福字廣西布政司緣字雲南布政司興字貴州布政司長字應天府右字直隸鳳陽府正字廬州府名字淮安府建字揚州府德字蘇州府端字松江府立字常州府維字鎮江府行字徽州府基字寧國府賢字池州府念字太平府作字安慶府表字廣德州傳字徐州聲字滁州甲字和州谷字直隸永平府興字保定府廣字河間府聚字真定府通字順德府習字廣平府達字大名府承字延慶州英字保安州高字

每月二十二日於內府司禮監六科廊領出精微簿四扇一扇紀四司每日行出公文內填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勘合字號及硃語三扇紀四司每日收入公文營繕司一扇虞衡都水二司共一扇屯田司一扇俱填各項解戶鄉貫姓名并納完某料於前件下明註某日批迴至次月二十六日齋赴六科廊官處看過送精微科年終類繳原領衙門收貯

檄移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

檄移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

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歆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包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讞也宣露於外讞然明白也張義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討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姦闔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疊皦然露布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石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鑒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誦詭以馳旨煌煜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屬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

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贊曰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鑿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王應麟辭學指南

檄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論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論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喻莎車諸國是也

陶宗儀輟耕錄

檄

檄書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

徐炬事物原始

檄

周穆王令祭公謀父作威讓之辭以責狄人此名檄之始說文云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於楯上磨墨作檄文司馬相如以檄喻巴蜀漢高帝羽檄徵天下兵檄有急事則插以鷄羽

關

唐會要曰唐制諸司相質問三曰關謂關通其事也蓋始於唐宋神宗行官制用唐事

牒

說文云札也及移文訟詞皆曰牒漢光武封禪用名牒

移

文心雕龍曰其事始於劉歆移文於太常博士孔稚圭有北山移文今之移牒移付始此
吳訥文章辯體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以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信乎

徐師曾文體明辯

檄移 符附

按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鷄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守善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是也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人蓋唐人之文皆然不專爲檄也若論其大體則劉勰所稱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縣盤銘於已然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此其要也可謂盡之矣今取數首以爲法式其他報答諭告亦並稱檄故取以附焉又州邦徵吏亦稱爲檄蓋取明舉之義而其詞不存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逮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

縣縣下於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姑採晉及南朝諸篇列之所以備一體云

檄移部藝文一

謝勅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陳徐陵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跋武連湯尉檄

宋魏了翁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憑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慚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益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具如邕如睦其挾虜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

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爲我寄聲謝之母矜焉而畫也母撓焉而折也母不見知焉而慍也士所當爲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題先冢宰致政復留公牘 明何喬新

景泰中先公以老疾求致仕章五上迺得旨云朕欲留卿匡輔治道而卿累稱老疾辭歸田里特允所請翰林院寫勅書兵部應付卿力著去致仕陛辭之日上復眷留不許去先公章上固辭溫詔不允且斷來章吏部移咨請先君視事此當時公牘也少傅王文端公直侍郎俞公山項公文曜之花押存焉先兄本茂姪會同從孫豐寶藏已三世矣豐之弟臺懼其久而漫滅裝潢以示子孫裔新稽首伏讀感先皇之寵光悼先猷之日遠不自知涕泗之潸然也謹識於下方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謙益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會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塵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

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間四公作相參之日甘露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相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葉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詔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詔勅不書姓則其見于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塵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其時會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有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參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挲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既以知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附於是

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天啓六年四月

檄移部藝文二

詩

檄

唐李嶠

羽檄本宣明由來 木聲聯翩至漢國迢遞入燕營毛義持書去張儀韞璧行曹風雖覺愈陳草始知名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蘇州次前溪館作

劉長卿

漸入雲峯裏愁看驛路閑亂鴉投落日疲馬向空山且喜憐非罪何心戀末班天南一萬里誰料得生還

康郎山奉旨

明夏煜

三軍戰罷日重輪好雨東來爲洗塵絕壁秋聲清漱玉白沙月色爛堆銀氣成龍虎知王者兆應熊羆得老臣半夜內官催草檄燭花影裏繡衣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八卷目錄

檄移部紀事

檄移部雜錄

露布部彙考

隋書 禮儀志

唐書 百官志

露布部總論

封氏聞見記 露布

王應麟辭學指南 露布

陶宗儀輟耕錄 露布

徐炬事物原始 露布

吳訥文章辯體 露布

徐師曾文體明辯 露布

露布部紀事

露布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檄移部紀事

史記張儀傳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咎數百後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夷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

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夷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迹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迹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

漢書申屠嘉傳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言於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劉向傳向子歆爲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後漢書隗囂傳更始立崔廣等共推囂爲上將軍囂既立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郡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

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醢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敢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謫滅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一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於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九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建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器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

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袁紹傳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東觀漢記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持入白母喜動顏色謝承後漢書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送督郵曄心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三國志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王粲傳注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獻帝春秋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太祖愛其才不咎典略衛冀字叔遼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冀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爲書移即平定晉書易雄傳易雄長沙瀏陽人也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

近列敦罪惡敦遣魏父李恆攻之城陷爲父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幾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張軌傳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勸佩移檄廢軌軌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闥入諫軌默然從之周馥傳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周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元經晉成帝咸和元年傳應詹字思遠南頓人也以學藝文章稱王澄爲荊州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事聞洛陽傾覆詹懷袂流涕勸澄赴援乃爲檄詞義壯烈見者慷慨澄不能從續晉陽秋何無忌母劉牢之女弟也無忌與高祖夜謀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於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嵇氏世家舍宇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合不起草王隱晉書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豫參謀議造檄驛馬催之應命立成

毛寶據邪城城陷寶尸沉江不出載洋移告河伯寶尸立出

世說南齊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監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文於北山

南史王偉傳偉學通周易侯景文檄並偉所製景敗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以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剡其腸顏色自若讎家齎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梁書裴子野傳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

陳書蔡景歷傳景歷承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趙知禮傳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爲文瞻速每召授軍書下

筆便就率皆稱旨

沈炯傳宋子仙據吳興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

魏書胡叟傳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志意所棲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

北史荀濟傳濟字子通世居江左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北齊書孫奉傳奉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奉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奉自代高祖引奉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

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會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

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延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創業起居注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帝立軍門而大號誓衆仍命以此誓辭檄諭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

唐書賀德仁傳庾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祖君彥傳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瞻速薛道衡嘗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陌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臥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卽死戮尸於偃師

薛收傳收挺身歸國房元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

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

房元齡傳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元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王勃傳勃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圖難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駱賓王傳賓王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時真卿在平原約共起兵討賊乃斬李欽湊械賊將高邈何千年送京師卽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

王景崇傳黃巢反僞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

韓朝宗傳楚故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顧少連傳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并移文嶽神遂不爲害

舊唐書李巨川傳巨川爲華帥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恐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輳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卽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朝野僉載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

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

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惠幃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國朝傳記元萬頃初爲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流嶺南

通鑑開元三年監察御史張孝嵩陳積西利害請察

其形勢十一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了達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震西域勒石紀功而還

玉海劉昌裔建中中曲環方攻濮州表昌裔爲判官爲環檄李訥劉曉大義環上其草德宗異之山堂肆考裴度表舒元興堂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李愬擒蔡李祐詔釋之愬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唐禁兵也祐捧檄流涕未泚亂崔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二千以待命德宗深嘉之

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自詫曰我文移如狼毒野葛鄭畋與涇原程宗楚鄭延李孝恭等盟誓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及畋檄出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黃巢大懼不敢西向

鄭綮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本州獨完李夷簡徙劍南雋州刺史王穎積姦賊致蠻叛去夷簡逐穎作檄諭蠻禍福蠻落復平

王氏類苑王鐸爲諸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莫肯先破賊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由是巢戰數蹙

白居易李公家廟碑公名紳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稽東歸鈴聞公名署職引用強以草檄絕筆不書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

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北夢瑣言盧相光啓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招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

復其戎職莊宗卽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傳翼也其見重如此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

宋史徐鉉傳鉉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錯貶爲烏江尉俄復舊官

李肅傳肅作代周頤答移北山文弔幽憂子文病鷄賦意皆有所規焉

玉海熙寧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春渚記聞米元章爲雍丘令適旱蝗大起而鄰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卽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卽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玉照新志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

儀曹考滿哀鳴於外臺及將白自惟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旣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爲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老學庵筆記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鼂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揮塵三錄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欽宗命王幼安襄爲西道總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援援幼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鼂四丈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

三朝野史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尚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未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元史王鶚傳金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

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

趙璧傳至元元年帝欲爲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爲之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輟耕錄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基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極汝海隅而混一堪

嗟此未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眞兇悖之賈充謀及迺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許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價溢湧藉鄙猥者伴食於朝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劄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勿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姦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

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吾學編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初在藩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

王守仁字伯安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急走小舸還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至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潮音橋下有蚌常浮水面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是夕化老嫗攜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授之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憶其爲慈感蚌之讎也爲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潛溪之北

張佳引萬曆十年兩浙市民變作乘夜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乃用兵梟五十餘人諸無賴皆鳥獸散

龍宗武泰和人附江陵驢致少叅嘗陷吳士期閉空舍至食衣襪死江陵敗戍廉州著伍兩月而逃乃移檄江右捕之宗武素驕氣盛及見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以投荒舐痔邪臣反藐王章而離伍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

明詩紀事謝肅宇原功上虞人出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卽日遁去

檄移部雜錄

晉李充翰林論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又起居戒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待能者

唐令狐楚薦齊若表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白帖司馬相如以木爲書刺外國之尹

退朝錄凡公家文書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卽正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鄰幾雜志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撩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爲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之張以故事而止

夢溪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人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相以次向

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雲麓漫抄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木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匹驢二百頭日給但檄文討羌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獻已詳辨不復述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演繁露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老學庵筆記學士院移文三省各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蓋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叅政始改用申狀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強不服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却掃編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敕命尋有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敕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道

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覃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爲叅知政事知印以拯爲虞部惟節爲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無過非理遭降資免勘雖萬里之外爭肯不披訴也

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於近上公事須降敕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既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既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劄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閣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何也

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河北河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始以謂既

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關蓋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

愧郊錄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其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敕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敕宣差虔州贛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准敕故牒珂謹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日中書門下制敕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於詳且復蓋於此有稽焉

玉堂雜記詔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三年八月丙申亦詔於中書省樞密院用詔報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議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云未云右謹具詔報某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雖中間權臣用事官失其職獨此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又吏魁有錄事曹案曰房皆稍擬中書尊內庭也

容齋隨筆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項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

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會與不曾犯決答有無翦刺及會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容齋三筆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纂羅隱湘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文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慙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總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

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禎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駘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禎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野客叢談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蓋之杯余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

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蓋字用矣又考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宋訥題晦庵除秦檜祠文後云徽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齊東野語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未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考也

輟耕錄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井觀瑣言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恠誕不足信

蝸笑偶書陳琳爲袁本初州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州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賢奕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挨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鍊曹錫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開朝開辦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羣碎錄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潛確類書喻令噉然曰檄

日知錄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露布部彙考

隋書

禮儀志

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迺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迺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服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唐書

百官志

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

露布部總論

封氏聞見記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璞全城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帝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斯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王應麟辭學指南

露布

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王肅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高曳長縑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傳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卽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歎焉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當考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陶宗儀輟耕錄

露布

露布何所起乎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捷書帛於漆竿

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宏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徐炬事物原始

露布

三國時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之始唐于公異傳云後魏每戰勝卽書帛於漆竿之上欲天下聞之名爲露布傳末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韓顯宗破齊軍孝文問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見王肅獲賊二三人馬數匹皆爲露布臣竊恥之

吳訥文章辯體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麗無害觀者詳之

徐師曾文體明辯

露布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書辭於帛建諸漆竿之

上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佑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文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

露布部紀事

後漢書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中元元年子昱復拜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三國魏志王肅傳註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廩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卽叙晚乃出爲陰泉長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宏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暫輟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側絕嘆其才

魏書傳末傳末字修期高祖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修期耳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末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末謂英曰凶豎不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末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逼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末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環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橫過賊射末洞其左股末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末曰公傷矣且還營末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末改之末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陣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韓麒麟傳麒麟子顯宗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鹵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

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彭城王勰傳勰從征河北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邢巒傳巒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旣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珍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露布耳

北齊書杜弼傳弼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

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盡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

宇文神舉傳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隋書盧思道傳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

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有之

盧愷傳開皇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唐書張昌齡傳昌齡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世所稱

封常清傳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詔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倖從三十餘人衣襟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倖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之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倖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詔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卽用之軍還靈詔迎勞仙芝已去奴裊帶刀而判官劉眺獨狐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倖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于公異傳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

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露布部雜錄

續博物志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

容齋四筆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藝苑卮言倚馬事乃桓溫征慕容時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不輟筆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謙爲倚牛者可笑也

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九卷目錄

策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議對篇

王通中說問易篇

徐炬事物原始策

吳訥文章辯體策

徐師曾文體明辯策問 策

策部藝文

策旨

朱李清臣

集策序

秦觀

答程正思

朱子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眞德秀

跋許教授一鶚廷對策

劉克莊

題李龍庚殿策

文天祥

題太平策後

明宋濂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王守仁

策部紀事一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九卷

策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

議對篇

夫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聖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

王通中說

問易篇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

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

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

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

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

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

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

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

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

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

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

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

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徐炬事物原始

策

事始曰策起漢武帝策董仲舒之始當以文帝時晁

錯對賢良策爲始

吳訥文章辯體

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

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

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

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

是罷黜百家尊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

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

有取焉

徐師曾文體明辯

策問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

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

博古通今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

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善爲疑難今取古人策問之

工者數首分爲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

策

按說文云策者謀也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

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

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

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

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於漢文鼂錯所對

蔚爲舉首自是而後天子選選臨軒策士而有司亦

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

而上進者三者均謂之策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

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

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宋曾鞏有本朝政

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

治爲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工

文而疎治故入選者劉勰稱爲通才

策旨

宋李清臣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而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共公治亂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旣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於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爲汙漫無實而不適於事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爲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閒安無爲於中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奚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爲益多矣綠衣小臣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己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略於篇以爲貢臣以謂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悲申愼之愚於法而叛仁義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爲

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方常擾吾治故有
議戎二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
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散故有重計備不可
不豫兵爲國命馬爲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敕小過
舉賢才其斯爲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
故有勸吏根本強固本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
故有固本風化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
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
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
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爲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
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導其君於文明故有解
蔽姦臣之所欲爲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
鮑宣之言少文多實史氏稱其忠臣言雖褊迫不文
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渺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輪肝胆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當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

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琴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虛實若別牛馬應變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答程正思

朱子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己之論何足深辯杲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卽伊川與

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尙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真德秀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於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欺乎孰有事吾父而可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憂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於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於外必不敢爲質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於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鰓鰓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倖一得而已他奚卹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燕私娛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許教授一鶚廷對策

劉克莊

友人許君孟猷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寔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寔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爲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題李龍庚殿策

文天祥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年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題太平策後

明宋濂

昔成宗皇帝臨御萬方以天下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及羣臣有直言極諫者咸嘉納焉所以來譴議達羣情而成治功也大德中三衢鄭以吾宿衛禁中覽時政有所缺遺疏太平策一綱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

特命以吾爲雷陽教授濂每取而讀之未嘗不仰嘆成廟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時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東歸續六經以傳學者嗚呼以吾之賢未必能有過於通也上猶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於今日則其道必將大行於時六經有不必備矣由是論之不惟成廟之聖非隋文髣髴其萬一亦可以見士之遇合苟當明時雖小善必錄若值猜暴之主縱大賢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繫於時者夫豈人力之可爲也哉澧陽張君逢喜誦以吾之策嘗手錄之且請濂識之於是不辭而題其後重紀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濂題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王守仁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於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

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助

策部紀事一

漢書鼂錯傳上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公孫弘傳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子大大習焉其悉意正義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

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名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河間獻王德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董仲舒傳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嚴助傳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爲中大夫

後漢書徐防傳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

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皇甫規傳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後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譴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縱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賊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党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

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种暲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

晉書魏舒傳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涇池長

郤詵傳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

侵災害屢作邊毗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

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

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詵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

阮种傳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

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於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聞諭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冶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誅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魚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匱積廢則國虛昔漢武之

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
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
相克若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
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
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
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
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疆暴擒其首惡此
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
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
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
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末世克祚此先王之
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
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
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
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
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
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
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
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
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
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穰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
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
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凡厥庶事
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
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

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
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
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
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
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
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昔之
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
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
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
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
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
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
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
各指答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
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
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
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
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
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
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
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
伏惟陛下以聖哲元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
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
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
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
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

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
之理而典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
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
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
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
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
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
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
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
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
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
對策奏帝親覽焉乃擢爲第一轉中書郎
華譚傳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洛陽武帝
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
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
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
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
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
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
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皋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
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
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
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才望險而
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飢渴
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
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

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檢狃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鏃鋒刃爲佃器自可創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

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復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僑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按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儒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儒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

武王尅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投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紀瞻傳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適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於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旣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

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

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設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未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

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元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耶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甘卓傳卓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奏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於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梁書何遜傳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

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
賞因結忘年交好

孔休源傳休源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
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
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南史岑之敬傳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
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
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
閔耶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卷目錄

策部紀事二

策部雜錄

判部總論

徐師曾文體明辯

判

判部藝文

跋唐察院判案

宋劉克莊

判部紀事

判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卷

策部紀事二

隋書禮儀志後齊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謚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

李德林傳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舉德林秀才入鄴時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西省散員非

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文中子世家仁壽三年文中子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制舉之士積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積元積郁獨孤郁居易白居易也

大唐新語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則天以逸古以來未有科甲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翫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舊唐書文苑傳劉蕡字去華昌平人文宗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惟蕡竊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為考試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觀蕡條對歎服嗟悵以為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畱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邵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得為諫官宋史陶穀傳穀為翰林學士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

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為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為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為意惟穀與實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張澹傳澹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祕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並試覈定優劣太祖令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宋庠傳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

卻亢傳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卻與

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

蘇軾傳軾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

蘇轍傳轍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間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予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

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

孫洙傳洙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葉清臣傳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蔣之奇傳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喜之擢監察御史

李清臣傳清臣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証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卽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

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祕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

范百祿傳百祿字子功鎮江人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

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

蘇軾傳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孔文仲傳文仲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揆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荐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

呂陶傳陶字元鈞成都人中進士第唐介辟簽書判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顧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喪阻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

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

葉祖洽傳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
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
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
子丞知湖州畱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
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
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
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
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
但出提點淮西刑獄

蘇轍傳轍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哲宗起李清臣
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尙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
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
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
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
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
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
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
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
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
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
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
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
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
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

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
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
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右文偃武號稱太
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
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
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
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
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
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
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
朝不悅落職知汝州

李清臣傳清臣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
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
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
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
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

家愿傳愿字處厚眉山人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
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
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
所已行者爲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
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
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
熙寧元豐取畢漸爲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
而國論大變矣

蔡絛傳絛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
蔡京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
之以元祐紹聖之讚述足以未賴不幸繼之以靖國
陛下兩下求賢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
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
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
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

張九成傳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
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
閣九成笑曰王良尙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
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
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
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
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
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雜經營
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
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
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
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
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閤寺聞名國之不祥
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
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置
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
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
胡銓傳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
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
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

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

汪應辰傳應辰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卽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

胡安國傳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高宗命再讀之親擢爲第三

王十朋傳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人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策士論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

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劉光祖傳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於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

蔡幼學傳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抹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以絨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

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傳卒爲元始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會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葉味道傳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

魏了翁傳了翁字華文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棟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王邁傳邁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況吾貫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通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貨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

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空邊釁揀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

潘枋傳枋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承休上帝貺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并誣枋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枋調鎮南軍節度推官

王應麟傳帝御集英殿策士召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詣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士賀遂爲首乃文天祥也

老學庵筆記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浸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

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澠水燕談錄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陛下中宮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

青瑣詩話李先生清臣應進士中甲科舉賢良爲優等方其射策天庭天子臨軒虛己待臣聳觀搖筆不踰數刻落筆萬言皆出入九經極孔孟之淵源盡時政之要道天下莫不傾其風采實當世之偉儒也盛哉

聞見後錄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

前定錄補邵武俞翁善相術葉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遇翁翁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吾爲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高竹之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策字也

讀書鏡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陳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

澠水燕談錄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矧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

之邪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爲惑

樂城遺言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及之而不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修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泊宅編崇寧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人有張軾者自潭州教授召赴都堂審獻乞索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考校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軾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長水日抄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窻水院涼氣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氍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孤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豪勁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飭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

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寔勝九成以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迴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右張橫浦對策錄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老學庵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易安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齊東野語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鏐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曉曉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筆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出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人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龔後為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對策建文君親擢第一曾棣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為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修官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堅不從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制策一旦名動天下

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曆十四年廷試弘志年少策奇麗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為第三中外驚異以為得人

策部雜錄

孔氏雜說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射策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之高下也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聞見後錄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

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訴於憲宗以考官為不公罷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并為吉甫父子所惡予謂牛李之黨基於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省歷言其闕不少避至謂宰相不肖思得妻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嗚呼賢於李吉甫遠矣

却掃編神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畱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程史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撻其事以為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為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適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通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迥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潛確類書發難而答曰策

判部總論

徐師曾文體明辨

判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儀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梁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惟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今取唐宋名作稍近質者分而別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曰辨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正八曰駁審九曰未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十二曰褒嘉

判部藝文

跋唐察院判案

宋劉克莊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麤能其精者顧不能其麤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辯纍數千言及其爲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僞出入條令歸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

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時唐公曹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况生事乎使者不能督况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食園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寫一通寘之座右

判部紀事

隋書高構傳構字孝基北海人也姓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南河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編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書劉迺傳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

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書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黾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雁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閥矣豈嘉之補剡尉

杜審言傳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

大唐新話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嫻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帶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

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名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蔡雍州判司子淮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案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闔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

雲溪友議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饁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叙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

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右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因話錄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閬鄉暴風有碑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碑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旣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閬鄉常侍豈宜問馬

傳信記裴寬子誦復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誦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謂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旁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誦遂納其貓兒爭者亦哂南唐近事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於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十國春秋閩賈郁傳賈郁以文策干太祖補仙遊主簿秩滿爲令及交代一吏酣醉於庭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吏揚言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惠宗卽位擢郁贊善大夫再令仙遊會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署牒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鎚竟抵罪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

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蓋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鄰幾雜誌陸叅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補筆談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當從大當從丈因而構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邊旁從丈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八下蘇民傳之以爲口實猥談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緊密釘晴雨同聲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乃不覺一笑東軒筆錄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龍門縣

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日爲盜斫墳塋之松檟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爲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老學庵筆記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齊東野語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餉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兩易郡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三朝野史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

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輟耕錄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寔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筆仲微於途適憲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寔年逾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判部雜錄

燕翼貽謀錄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終集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責之者甚至真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眞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

奏御仁宗卽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爲銓試議者以爲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簾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况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採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寔寬故也

鄰幾雜志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容齋隨筆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謂體貌豐偉二日言言辭辯正三日書楷法適美四日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容齋續筆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槌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

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于陰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岵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雖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白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縕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肯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驚名在二十九旣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日知錄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藁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

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一卷目錄

書札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書契

書札部總論

蔡邕獨斷 書疏

揚雄法言 問神篇

劉勰文心雕龍 書記

顏之推家訓 雜藝篇

徐炬事物原始 簡札

吳訥文章辨體 書

徐師曾文體明辨 書記狀 奏記 啓

書札部藝文一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唐柳宗元

謝下第後使人再問啓 顧雲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朱僧德洪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朱子

又跋 前人

跋范文正公家書 前人

跋張忠確公家問 前人

跋曾裴父艇齋師友尺牘 前人

還鄉謝人惠書啓 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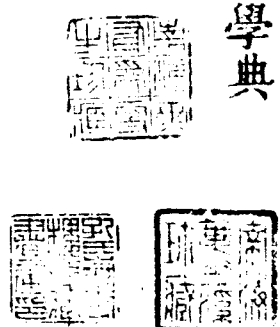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東 魏了翁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周必大

跋虞丞相尺牘 前人

跋韓忠獻王帖 前人

題宋景文家書 前人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陳傅良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前人

跋孟蜀王書後

前人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劉克莊

趙清獻公帖

前人

題蔡君進書後

葉適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文天祥

題司馬公手帖後

明宋濂

題富韓公十二帖

前人

題朱文公手帖

前人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前人

跋郝伯常帛書後

前人

尺牘清裁序

王世貞

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前人

凌元旻赫蹠書序

前人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前人

五嶽山人尺牘序

汪道昆

書札部藝文二 詩詞

代書寄吉十一

唐張說

代書寄薛四

前人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李白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

洞庭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

韋應物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

訪問以詩答書因亦戲李二

前人

答故人見諭

前人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

御

杜甫

得家書

前人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前人

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以詩代

答

喜辱韓十四郎中書兼封近詩示代書題贈

獨孤及

代書寄京洛舊遊

戴叔倫

得樂天書

元稹

酬樂天書後三韻

前人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

白居易

得行簡書問欲下峽先以詩寄

前人

讀遠書

徐凝

端州江亭得家書

李紳

寄短書歌

李羣玉

謫居舒州累得韓高二舍人書作此寄之

宋徐鉉

孟君別後相續寄書作此酬之

前人

得端叔淮上書 云長淮秋色清曠願風揚帆恨不得與君俱之

道潛

得山中友人書

張弋

得聞家信

羅公升

得李四宗易書

范仲淹

收家書

唐庚

徐敦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葉夢得

謝任伯久無書常子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

晁冲之

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書至輒成絕句

沈與求

寄家書作

徐照

得緯文兄書

金元好問

代書寄大元伯

周昂

得家書

元吳景奎

得家書

貢奎

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

王逢

得樟樹鎮便寄家書

范梈

寓書

前人

讀饒介之遺徐允中書

明虞堪

京師得家書

袁凱

得家書

高啓

寄家書

前人

題錢世恆弔文山遺墨卷

邵寶

讀楊宮詹與屠太宰論事劄子

沈周

得家書

商家梅

題余忠宣請援兵書卷後

甘瑾

玉樓春

宋程垓

玉蝴蝶

辛棄疾

哨徧

汪莘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一卷

書札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書契

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告所至詣者也

詣啓也以君語官司所至詣也

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簡紙永不滅也

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又曰寫倒寫此文也

書姓字於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

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

中央一行而下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

鄉里也

書稱題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

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書札部總論

蔡邕獨斷

書疏

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

揚雄法言

問神篇

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喑喑傳千里之

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劉勰文心雕龍

書記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叙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憚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于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于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于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憚簡而無傲清美

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踐記之分也夫書記廣
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
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
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
有關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諍並述理于心
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
者普也注序世統事咨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
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于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
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
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
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
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
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
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
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辟克平以律爲名取中
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
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
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
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璽漢世金竹末代從省
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
徵數負版記繙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
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
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
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
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
於州郡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

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微事以
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
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
者織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
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
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產有辭諸侯所
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
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
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唯
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于陳琳諫辭
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
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聖賢詩書採以
爲談况踰于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
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
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
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
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
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贊曰文藻條
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
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雜藝篇

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徐炬事物原始

簡

詩出車篇云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煞青作簡以書
今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錫帶前書

曰書板曰牘書竹曰簡

札

札自杜子美始詩云道川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
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吳訥文章辯體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
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
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
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數陳明
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
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
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
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徐師曾文體明辯

書記簡書狀奏記疏啓

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攷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
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
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
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啓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
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
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
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
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啓則
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黃香奏
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
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畫一之制煩

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故賤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創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六者列之而辯其體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啓啓有古體有俗體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啓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蓋嘗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憚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疎得宜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書札部藝文一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唐柳宗元

某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簞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箴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

入懷華衰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于埴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末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謹啓

謝下第後使人再問啓顧雲

某啓某聞收燼枝於烈焰必假良知出埋刃於重泉當資至鑒苟非精識孰測神功蓋由六律五音固應難審靈鋒寶鐸或未易知某不善守株妄修通刺爰從前歲秋杪去年冬初累貢非詞上千藻鑑實以仙凡阻越流品懸殊天上程遙人間信斷在塵寰而祝望空有精誠向雲路以存思寧通夢想近者以龍門阻浪鷺谷摧枝鱗鬣傷殘羽翰零落懷鄉莊鳥正苦越吟去國鍾儀方悲楚奏誰言否極忽有泰來前日某官委訪窮居曲傳芳訊側聆尊旨跪聽正音竊聞俯降咨嗟深垂憫惻初疑夢覺終謂風傳方當退鷁之時忽得攀龍之便伏以學士優游仙苑泛泳天潢覆錦高眠八花磚而讓寵含香視草五色筆以慙神况鏤鼎思調前籌待運起骸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列在衆賓致之丁舍曉彈長鈇不空効其無魚夜取珍裘竊欲偕於狗盜下情無任攀望依託感激之至謹啓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宋僧德洪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

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諒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朱子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政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欲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書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文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范文正公家書前人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効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

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跋張忠確公家問

前人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曰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于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熹獨于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前人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濰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還鄉謝人惠書啓

前人

遠勤車蓋已欣獲奉於清標寵被函書復喜與聞於雅趣第慙衰陋莫稱揄揚雖請誦其所聞益嘗自竭尚敬修其可願式副深期過是以還未知所報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東

魏了翁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

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周必大

張忠獻公忠君憂國勸學爲善之心造次顛沛未嘗少忘凡見於手書者皆是也近世浮辭謬敬盈於尺牘觀此得不見賢思齊乎茲八幅者外舅御史王公彥先紹興庚辰守公鄉郡及移瀘帥答書也德人士風之衰期待甚厚蓋聞名於過平江之日知非溢美外舅季子嘉寶藏之有年今傳其子紹祥而屬某題其後慶元戊午五月庚辰

跋虞丞相尺牘

前人

陳孟公口占私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韋邠公命侍史答牋記惟書名若五朵雲時人慕之翰墨之貴古今一也

跋韓忠獻王帖

前人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畫陝西義軍之策文正肆論其非略無假借已而自劾至於三奏六申中書前輩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大抵如此暨王介甫得政時異事變尺牘酬答孜孜以爲國爲宗社爲天下爲禱大忠大義執鞭欣慕忠獻豈受辭相悅哉使當時見之可以動悟人主後世觀之可以廉貪立懦彼爲無使齊年知無使上知之語者讀此類其泚矣竇君卽舜卿也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敕同文正曾孫權吏部侍郎仍齋祠璫璣觀出示此

帖敬題其後

題宋景文家書

前人

前輩謂文章當如作家書今觀景文公家書皆成文章是固一理也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陳傅良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型要自令人起敬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前人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孟蜀王書後

前人

予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矜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劉克莊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三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旣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去則不可文

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搢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趙清獻公帖 前人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爾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頗仰於酤日擁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題蔡君進書後 葉適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文天祥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

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題司馬公手帖後 明宋濂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仕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剝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畱臺乃同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刻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會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前人

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禪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卽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遺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祕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遺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家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留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遺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一帖所遺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荊國王文

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歎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勲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爲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前人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游乎元關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

林精舍時邪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前人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字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祕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牆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游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

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淞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壻入館卽林子燕徐冲所謂應之卽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卽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於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旣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畱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疊疊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才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卽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卽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郝伯常帛書後

前人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卽位定和議於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

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雁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敕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樞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增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會無一人如鴈之歎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尺牘清裁序

王世貞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視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

大焉故檄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紆鬱於毳帳子長揚汎於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縕或揚挖沉冥或摺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辯乃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苑鴈距弱雲路虞其阻脩魚腹狹波臣付以浮沉則有黃麻薄蹠絨蘇固蠟爛燬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與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瀋灘漈厄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元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西蜀楊用修少游金馬晚成碧鷄傾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樵獵稗積有歲時爰薈斯篇凡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刪芟繁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磔等謝氏之碎金元圃崢嶸掩瑯琊之羣玉客有齋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紕誤所漏典籍亦不爲少乃稍爲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更爲二十八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微多祕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况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魚故繇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前人

楊用修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二十八卷頗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不得爲帳中之祕耳

然余時時覺有挂漏業已付梓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太原幽憂之暇稍露隙日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若掃青燈弔影不無山陽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歎俯仰今昔責在後死高文大篇勒之琬琰矣茲欲使間闊寒暄之談竿尺往復之致附托羣驥以成不朽爰廣昔傳未及茲士凡一千七百五十一條一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後得六十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修十益其九亦云瀚博矣嚮所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嫺雅亦略載之夫其取指太巧措法若規得非盲史爲之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不掩情蓋最稱篤古矣東京宛爾具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文微傷調語晉氏長於吻而短於筆間獲一二佳者餘多茂先不解之恨齊梁而下大好纏綿或涉俳偶苟從管斑可窺豹彩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邇歲諸賢稍有能復古者亦未卓然正始夫文至尺牘斯稱小道有物有則才者難之况其他哉用修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尺赤通用耳攷唯漢西嶽石闕銘內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子遺匈奴以尺一牘匈奴報以尺二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復綴數語於末以俟夫謀野之士采焉

凌元旻赫蹠書序

前人

王子曰蓋余嘗爲吳興凌大夫叙書牘云居數歲而復爲大夫孫元旻序所謂赫蹠書者何以稱赫蹠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裹藥二枚赫蹠應劭曰薄小紙也元旻之爲書大者數百千言矣稱赫蹠示抑也

夫何以再爲凌氏叙書牘也凌之先至元旻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元旻與大夫最著度元旻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夫之不能抒丹素細之不能訖暄涼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觀是以筆爲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爲口也故夫他文之爲用方而書牘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爲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蓋元旻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之赫號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卽一旦不諱誰爲定予言者夫元旻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元旻者何覲哉雖然子產蕞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事爲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元旻多賢豪長者游有所折行而事之者寧非書牘力也元旻卽不盡假是以爲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元旻者要在是乎哉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前人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內二紙上其師西溪先生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壻今蘭溪史丞者偶得之合爲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內每作親故書娓娓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卽先君子亦然世貞始好爲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矣書以志愧

五嶽山人尺牘序

汪道昆

尺牘辭命之流也孔子自道未能脩辭之謂文文則

吾猶人矣文辭一軌也同歸而殊塗文勝則害辭辭不達則文無當辭尙體要故其法嚴厥有左氏辭各指其所之故其義較著厥有李斯賈誼鄒陽司馬遷要之陳辭務盡忠屬辭務盡意文在其中矣辭畢用也而尺牘之體稍與文殊猶之竹然猗猗乎其筠也與草木殊猶之魚然悠悠乎其泳也與鳥獸殊猥云摠摠闐闐區以別矣今之善爲尺牘也者文也非辭也其未盡善也者則文之秕也非辭也斯議也元瑞嘗發之其言曰弁之文霸矣其尺牘則辭函之文工矣其尺牘則辭夫豈不賅此其一體也不佞唯唯否否君獨不聞陳玉叔邪玉叔有五嶽集不佞序之龍君御合之爲二酉集不佞序之不亦多文乎哉富矣富矣凡諸尺牘具二集中玉叔揭而示之閩則敬美序矣敬美竝齒不佞服之兩驂不佞故拙於辭何足以當季孟其稱玉叔則至言也玉叔之尺牘亦辭也不蘄文而文小言之則其節短不失其嚴大言之則其說長不失其疏達而信觀者若涉淇澳無論芝蘭之室桃李之蹊若俯濠梁無論羽獵之觀鴻鴈麋鹿之樂孟公以降敬美多之顧其辭浸纖又或一道不佞以通家習玉叔其人骨鯁洋洋有國士風其志壹其氣充其材直之無前有如莊生之杖故其辭以質直爲政而各適其短長門人吳師古梓之秣陵知辭矣師古復抵不佞爲序且曰善言必三夫空谷應聲其神不死不佞之辭窮矣玉叔擊之踊之概以善言於不佞何有

書札部藝文二

詩詞

代書寄吉十一

唐張說

一鴈雪上飛值我衡陽道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目想春來遲心驚寒去早憶鄉乘羽翮慕侶盈懷抱零落答故人將隨江樹老

代書寄薛四

前人

孤鴈東飛來寄我紋與素紋足經三象素當綜羣務遠見故人心一言重千金答之綵毛翰繼以瑤華音歲寒衆木改松柏心常在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李白

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畱綺窻前開緘方一笑乃是古人傳故人深相助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香難見浮雲橫遠山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

洞庭

前人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畱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巴陵定遙遠持贈解人憂期廬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

韋應物

佳期不可失終顧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昏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留樽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假中枉廬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書因亦戲李二
前人
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閒眠養不才花裏棋盤憎鳥

汗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芳月相思阻
一杯應笑王戎成俗物遙持塵尾獨徘徊

答故人見論

前人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寄
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慷慨百函愧
常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况本濩落人歸無置錫地
省己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効區區何由枉其志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

御

杜甫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
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
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
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
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
初尉未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驟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
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
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蕭管
黑白髮儼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
出靈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
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
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
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
捐軀

得家書

前人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
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
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前人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
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以詩代

答

獨孤及

春物行將老懷君意詎堪朱顏因酒強白髮對花慙
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知同百口累曷日辦抽簪
喜辱韓十四郎中書兼封近詩示代書題贈

前人

各牽于役間遊遨獨坐相思正鬱陶長跪讀書心慙
緩短章投我曲何高宦情緣木知非願王事敦人敢
告勞所歎在官成遠別徒言岼水纔容舸

代書寄京洛舊遊

戴叔倫

今年十月溫風起湘水悠悠生白蘋欲寄遠書還不
敢却愁驚動故鄉人

得樂天書

元稹

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
此應是江州司馬書

酬樂天書後三韻

前人

今日廬峰霞遶寺昔時鸞殿鳳迴書兩封相去八年
後一種俱云五夜初漸覺此生都是夢不能將淚滴
雙魚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

白居易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五聲宮漏初鳴
夜一點燈燈欲滅時

得行簡書問欲下峽先以詩寄

前人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暫
喜路經三峽想還愁瀟湘瘴霧加餐飯濫瀆驚波穩
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讀遠書

徐凝

兩轉三回讀遠書書簷愁見燕歸初百花時節教人
懶雲髻朝來不欲梳

端州江亭得家書

李紳

雨中鵲語喧江樹風處蛛絲颺水潯開拆遠書何事
喜數行家信抵千金

寄短書歌

李羣玉

骨肉萍蓬各天末十度附書九不達孤臺冷眼無來
人楚水秦天莽空闊翔鴈橫秋過洞庭西風落日浪
呼噪三年音信凝顰外一曲哀歌白髮生

謫居舒州累得韓高二舍人書作此寄之

宋徐鉉

三峰烟靄碧臨溪中有騷人理釣絲會友少於分袂
日謫居多却在朝時丹心歷歷吾終信俗慮悠悠爾
不知珍重韓君與高子慙慙書札寄相思

孟君別後相續寄書作此酬之

前人

多病怯煩暑短才憂近職跂足北窗風遙懷浩無極
故人易成別詩句空相憶尺素寄天涯淦江秋水色
得端叔淮上書

云長淮秋色清曠願風揚帆恨不得與君俱之

道潛

飛鴻從西來有客遺我書開緘識遠意字字情有餘
報言歷長淮泛泛乘舳艫天開滅遠霧水碧涵空虛
超然忘端倪身世疑有無徜徉極幽致恨我失之俱
我昔與曾子茲游頗躊躇風高當白帝露冷凋紅蕖
扁舟僅半月歷覽窮朝晡伊人亦才華俊逸千里駒
結交慕豪彥倖儻非迂儒當時欲相從恨于隔海隅
今朝子獨往我輩還星疎邂逅亦有分夤緣非強圖
茫然臨西風俛首良自吁庶幾有至理去彼形迹拘
相望雲漢間皎潔同蟾蜍

得山中友人書

張弋

近得山中信山中頗寂寥酒方收林釀薪旋割茅燒
破屋多秋雨平湖有暗潮不曾逢客至默坐過清宵

得聞家信

羅公升

乍喜平安報俄增放逐愁親闈萬里老客境四時秋
意往雲空在詩成影自酬東風嚴瀨下不是欠扁舟

得李四宗易書

范仲淹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柏舊心當化
石墳荒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
一朝三復荊州無限意王孫芳草意遙遙

收家書

唐庚

西州消息到南州骨肉無他歲有秋驥子解吟青玉
案木蘭堪戰黑山頭即時旅思春冰圻昨夜燈花黍
穗抽從此歸田應坐享故山已爲理菟裘

徐敦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葉夢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爲報平安似聞謾謾山風
響正想陰陰夏簟寒老去不能窮蠹簡歸來便擬挂
塵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謝任伯久無書常于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

晁冲之

諫議茶猶送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
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書至輒成絕句

沈與求

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
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寄家書作

徐照

屋頭桑葉大如錢知是吳蠶第一眠遠水忽來瀟岸
沒家書却寄道州船

得緯文兄書

金元好問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杯酒千里故人書

代書寄大元伯

周昂

南園臘蟻記同傾一紙書來萬里情日夜愁心隨柳
色東風吹滿大梁城

得家書

元吳景奎

臥看平安字移燈就枕衾兒癡甘廢學母老最關心
山藥來鄉味溪藤寄野吟愁多翻不寐歸思在遙岑
病起家書至頻看坐夜分弟兄傳鴈影親友散鷗羣
嘗稻應飜雪栽松欲入雲故山歸去日嘉樹定繽紛

得家書

貢奎

睡起相思勞寸心卷簾無語立簷陰故人千里碧雲
合斜日半川紅樹深江鴈忽傳秋後信隴梅應待雪
中尋天涯奔走成何事輸與寒窗抱膝吟

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

王逢

西北皇華早東南白髮侵雪霜蘇武節江海魏牟心
獨夜占秦分清秋動越吟蒹葭黃葉暮苜蓿紫雲深

野曠風鳴籟河橫月映參擇巢幽鳥遠催織候蟲臨

衣攬重裁褐貂餘舊賜金不知年號改那計使音沉

國久虛皮幣家應詠藁砧豚魚曾信及鴻鴈豈難任
素帛辭新館敦弓入上林虞人天與便奇事感來今

公羈旅日有以鴈四十餉公內一鴈體質稍異公

命畜之後鴈見公輒張翮引吭而鳴公感悟擇日
率從者二十七人具香北拜二人舁鴈跪其前手

書尺帛親繫鴈足且致祝曰累臣某敢煩鴈卿通

信朝廷鴈其保重復再拜鴈奮身入雲而去未幾
虞人獲之於苑中以所繫帛書託近侍以聞上惻

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

伐越二年宋亡書今藏諸祕監河南主客劉澹齋

云

得樟樹鎮便寄家書

范梈

商船夜說指江西欲託音書未忍題收拾鄉心都在
紙兩聲杜宇傍人啼

寓書

前人

欲寫鄉書寄故園行人已遠意空存舉頭却見南來
鴈箇箇隨春度塞門

讀饒介之遺徐允中書

明虞堪

介之善張旭懷素書妙一時人往往爭得之以爲
奇玩而徐所蓄尤多裝輯成卷眎若名言世珥然
皆務誇張矜滿之辭略無一語能及國及民如云
當年僕過吳陵時知有諸豪傑今日乃得爲刎頸
交又云允中人傑肯與僕領此夙志矣噫觀夫此
得不爲果亡必敗之識耶今此卷散落民間使人
一展覽便殊不滿

揮毫草草入狂顛歲月猶題破國前郭隗不言才漫
爾田單失計事徒然穴中虎子終探物夢裏麟兒底
詫賢總爲有生鍾祖識絕憐無處託樓船

京師得家書

袁凱

江水一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得家書

高啓

未讀書中語憂懷已覺寬燈前看封篋題字有平安

寄家書

前人

底事鄉書累日修路長唯恐有沉浮還憂得到家添
憶不敢多言客裏愁

時客越城

題錢世恆弔文山遺墨卷

邵寶

北風吹南冠行行一匏瓜作書謝骨肉涕淚紛交加
此行已忘身此書又忘家身家既兩忘未忘者何邪
至哉君與臣大哉彝與華片紙今又灰浩嘆天無涯

讀楊宮詹與屠太宰論事劄子

沈周

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默而恭
卿相曷其然出納代天工宮詹此劄子責善太宰公
辭嚴氣則直讀之聲颯颯韓論及歐書異代而合蹤

既可扶國是抑竭朋友忠百年無此言友道從而隆
朝廷罰臺給林連班直空宰公乞攝曠奏上何匆匆
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迎逢急彼故緩此意外有牢籠
人情鄙茲疏詆訕紛詢臺爲風紀御給本絲綸總
朝廷託耳目立法由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望乃崇
愆忒以之律邪佞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從如水壅
士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折沮失謬謬使之抱暗孽
天王本聖明宰公實股肱信之如著龜可以定吉凶
慷慨能行義豈曰無優容難解者彭王

彭程王鉞喜怒注

宸衷程罪終見釋鉞辜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三
尺童豈宰顧不諒而弗及童蒙朝廷行是罰名以懲
不供因攝以寓援何不鑑觸龍乞漿或得酒求魚庶
離鴻言患不至此何患聽弗聰所惜在諫垣兩挫一
歲中歲來其娓娓履霜愴凌凍不可視朝廷長有拒
諫鳳凰鳥客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爲羣諫地自樹
亮功其日舉傳奉逮諫適相同奏各四十員珂馬耀
長衝胥靡共趨走俛默不敢顯觀者爲不祥道議起
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悲
人窮不鳴豈瓦鷄不應豈木鐘豈待七年發救焚必
怔忡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絨封令人思三原當此熱
心曾陳乞惟恐後剗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無
留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

得家書

商家梅

忽見平安字封題是老親自驚爲客久不敢述家貧
松菊縱多故路途唯一身臨風應不盡還問寄書人
吳凝父苦受此詩

題余忠宣公請援兵書卷後

甘瑾

大將分符自朔庭出師江漢肅南征賀蘭不救睢陽
厄無忌難收鄴下兵唇齒百年誰復恤簡書千里漫
多情西風一劍英雄淚已逐寒江日夜聲

玉樓春

宋程垓

別時已有重來願誰料情多天不管分明咫尺是青
樓抵死濃雲遮得半 寄聲只倚西樓鴈鴈答書回
空是怨領愁歸去有誰知水又茫茫山又斷

玉蝴蝶

辛棄疾

貴賤偶然渾似隨風簾幕籬落飛花空使兒曹馬上
羞面頻遮向空江誰捐玉珮寄離恨應折疎麻暮雲
多佳人何處數盡歸鴉 儂家生涯蠟屐功名破甌
交友搏沙往日曾論淵明似勝臥龍些弄來從人生
行樂休便說日飲亡何快斟呵裁詩未穩得酒良佳

哨徧

汪莘

近臘景和故山可過足下聽余述便是往山中憩精
藍與僧飯訖北涉瀟川明月華映郭夜登華子岡頭
立嗟輞水淪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朦朧聽林外犬
類豹聲雄更邨落誰家鳴夜春疎鐘相聞獨坐此時
多思往日 噫記與君同清流仄徑玉琤淙攜手賦
佳什往來蘿月松風只待仲春天春山可望山中卉
木垂蘿密見出水輕條點溪白鷺青皋零露方濕雉
朝飛隴鳴雉匹念去此非遙莫相失儻能從我敢相
必天機非子清者此事非所急是中有趣殊深願子
無忽不能一一偶因馭藥附吾書是山人王維摩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二卷目錄

書札部紀事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二卷

書札部紀事

左傳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士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

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襄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於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孔叢子雜訓篇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子上上北面再拜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受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韓子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于書中云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高明者舉賢而任之因以之治也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

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漢書蘇武傳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

陳遵傳遵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道遣從史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谷永傳谷永字子雲便于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

西京雜記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尙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繡倍繡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蠹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後漢書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皇甫謐高士傳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所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欲即詣迫於典司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得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吾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竇融傳融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于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尤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

于衆何如弃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尤且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知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鄧奉傳鄧奉反于南陽趙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眞長者也即召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實融傳融元孫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章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惟一紙紙八行行七字

禰衡傳曹操送禰衡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袁渙傳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

魯國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前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東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先賢行狀杜安字伯夷年十歲名稱鄉黨十五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皆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安書後收捕貴戚安開壁出其書示之不罹其患

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英雄記鈔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三國志劉放傳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時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強守則淮水兵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捲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于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

馬良傳先主辟馬良爲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于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章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奇人吉士荆楚之人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王平傳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

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法度使人讀史漢諸傳聽之略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太史慈傳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吳錄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晉書齊獻王攸傳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受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

劉弘傳弘都督荊州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荀勗傳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何曾傳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者勗記室勿報

曾子遵遵子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高崧傳崧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擊鼓便於坐爲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

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至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

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王恭傳王恭將起兵討譙王尚以謀告殷仲堪桓元等俱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間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鏃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

謝安傳安弟子邈爲吳興太守妻郝氏甚妒邈先娶妾郝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元達爲之作遂斥元達元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赫連勃勃載紀劉裕滅姚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微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壞偉英武絕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

神仙傳葛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曰魚已死矣元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獨異志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卽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世說桓溫將以殷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溫大怒之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于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王弘傳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

徐湛之傳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

南齊書周顒傳顒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梁書邵陵王綸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江革傳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

范雲傳雲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疑其宿構

裴子野傳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

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

陳書趙知禮傳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文瞻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魏書張袞傳袞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袞言于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

崔暹傳暹除御史中丞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成將郝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暹遵以聞太祖詔暹與張袞爲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敕暹袞亦貶其主號以報之暹袞亦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答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

夏侯道遷傳道遷封濮陽縣開國侯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

魏收自叙自南北相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

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以爲體

周書柳慶傳慶年十三父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恆典僧習讀書嘆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裴俠傳王思政鎮玉璧以俠爲長史未幾爲齊神武所攻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

山堂肆考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嘗引爲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嘗有數百牋柔則隨機裁答皆合事宜

唐書李密傳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而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卒未能東略吾寧推順使驕其志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魏徵傳武陽丞竇藏舉兵應李密得竇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因促召之

段文昌傳文昌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推免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

范正傳李白碑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答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

山堂肆考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爲飛奴

瑯嬛記張九齡知蕭吳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細素雜記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劉晏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續酉陽雜俎韋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工草隸書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嘗自札授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也

雲仙雜記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爲糊以供緘封玉泉子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嘗輕之李俄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譙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曰某與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泰爲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見

李修古上除自帥請書合坐大笑修古大慙

全唐詩話同華解最利元和中令孤楚鎮三峰時及秋賦榜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唯盧洪正請試已試兩場而馬植不解植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玳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離俄爲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離務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

雲溪友議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司空頤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書愧赧方有狐首之思

北夢瑣言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城中令常欲比肩陳玩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曾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日草麻通事舍人日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

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于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

撫言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諫議爲先容謁之雲潛啓之閱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道並無一語及雲雲歎息而已

北夢瑣言盧相光啓先人伏法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策名後馭歷臺省受知如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効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范陽公爾

五代史李襲吉傳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李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十國春秋吳嚴可求傳張顥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而去

汪台符傳宋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

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慚而更其字曰子嵩

南唐潘佑傳佑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略云皇帝宗廟垂慶清寧在躬冀日廣微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求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情辭款洽識者稱之

前蜀高祖從子宗壽傳宗壽頗能文居恆與能仁院僧卯書札二十餘帙墨蹟多貯冲妙觀中

宋史錢氏世家忠獻王佐長子昱歷祕書監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就章

楊克讓傳克讓子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賤疏皆希閔所爲將奏署本府掾固辭不受普優加給贍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宗繼領府事皆優待之

李之儀傳之儀字端叔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蘇軾謂入刀筆三昧

陳升之傳升之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

夢溪筆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于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墨客揮犀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

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日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日皂隸如此野很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于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日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讀書鏡真廟時有上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日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即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日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日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以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日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

嚴下放言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啓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湘山野錄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氣血衰劣酒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眞排邪忽覩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顧身世若脫屣豈

能念及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誅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在目于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性情真所謂也

談苑呂申公作宰宋鄭公叅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語曰豈有邊將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真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它心則非也宋公色阻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

龍川別志宋公序爲參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至今恨之聞見近錄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遼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己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於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聞見前錄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叵測在廷之臣無敢行

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

東軒筆錄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爲我賁之即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邏兵所擒及得賁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卽尋常寒暄之問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脅以兵刃信終言無它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拆卽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旣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

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燕翼貽謀錄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澠水燕談錄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

讀書鏡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回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聞見後錄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逾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客曰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

賢奕編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

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墨莊漫錄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迄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讎汝母以此贖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殮餽不知身之在遠也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諱也

清波雜誌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滄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滄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恠

石林燕語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未云復望聞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讒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聞之燕非人臣所得稱而魯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閒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釋

癸辛雜識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諭不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并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復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今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殽事雖不行陳義甚高正甫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概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老學庵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雄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迂者

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閉門賀焉宗族賀焉嫗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恥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局鏑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慨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癸辛雜識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爲張功父之客云

金史張景仁傳景仁官翰林待制大定二年僕散忠

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景仁爲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爲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

元史郝經傳經拘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聖君初政記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札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三卷目錄

書札部雜錄

書札部外編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三卷

書札部雜錄

魏文帝集帝與吳質書有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陳琳集序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李充起居誠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他事私密不欲令人見之縱能不宜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嵇康與山濤書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延篤答張奐書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反復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奉讀周旋紙弊墨渝愈不離於手

金樓子曰劉睦能作文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其作草書尺牘十首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

宋謝靈運答綱琳二法師書有云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聞見後錄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

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嬾真子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大曆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

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詔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又訓才

東軒筆錄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卽曰不具自卑上尊

卽曰不備朋友交馳卽曰不宜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補筆談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敬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爲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書批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古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李氏刊誤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前進士崔旭累世藏鍾王書有義之啓事一帖折紙尚存蓋事出一時沿習不改

我唐賢儒接武壞法必修晉宋權機焉可行於聖代令啓事弔疏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以絕舛謬

芥隱筆記魏陳琳與曹洪書云紫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蓋宗路溫舒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亦有畫地爲

老學庵筆記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詔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賤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賤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于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

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

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餘幅秦太師當國有詔者嘗執政矣出爲建康畱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

十之一用之於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爲劄

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絕然賤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容齋隨筆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教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義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

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舊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伎也今風俗日以媿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貴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語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容齋續筆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

飯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於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麵爲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己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於張氏姚崇曾孫勛爲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助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容齋四筆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潞水有驅策乞疏下潞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承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承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之皆厭爛陳言至稱承曰藍田殊爲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

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壻生子遣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爲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已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容齋五筆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答者記曰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雲麓漫抄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先生某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台座某伏聞旌旆還自南越揚舲江海躡履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險艱備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可言不審卽日尊體動止何似伏念某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盼望

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卽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穉須攜挈致之今暫抵此治任裏糧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爲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有爲罪況乎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爲老親固當審慮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不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菁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回想必當可畏老親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念老親性疎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上恩庶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怠愆之情悴於胃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厲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況復爲淹久計哉每慮及此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予私其父日夜凱幸聖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虞之詔稍弛罪罟尚得東歸田里保養垂年此微賤之禱悲傷涕泣斯須顛沛不能忘也儻聞焉而執事者以爲未然使某也將何以爲懷誠不若匍匐而從自庶幾之爲愈也儻以爲可覬也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付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迹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豫防之爲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輻輳雖彌日信宿未可盡剖勃鞞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爲存

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請俟它日仰叩緒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萬珍重不宣某惶恐再拜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致平學士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入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卽今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際又恃以安海康風土不甚寒熱皆適中船到時日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川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若干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黨之相知者內外丹備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開放正宜成此然只可用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第得安此行爲幸矣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卽先飽今且歸毘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卽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某頓首再拜致平學士閣下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翻翻後又寫白木方今在其孫洽教授君處旣歸立與七月疾革折簡錢世雄云云徑山老惟琳來問疾有偈云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雌雄維摩詰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霜柱皆笑出

先生答云云蓋與惟琳世雄問答而終乃二十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文云先生集中有答致平書而章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意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爲文皆法坡遂爲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

鼠璞今人通竿櫓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微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元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寮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揮塵前錄昔人最重契義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爲丈見之必拜執子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各崇輩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止云啓或上稍尊之則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幸輔以上方曰台候餘不敢也前輩名卿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揮塵後錄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其書真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錄於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竊念

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於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與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闕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井汾來

都汴浚聞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敝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謹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員僚之迴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末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卽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宣明清嘗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嶮而

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尤先生所謂豈非出於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歟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野客叢談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是故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哉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

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今遊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余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鄭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即與偶然之輩微倖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今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爲糧受閣下之惠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而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遊謁之士

野老記聞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以手狀

游宦紀聞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丞相十陌雲莊天裴忠藎鈞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築河沙而瘴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

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事閒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鳳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者英橘頰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浩然齋視聽抄今人書不宜備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瑯嬛記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鱗甲彷彿成彼丹青雖辜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寧辭鮫室銜珠絲毫倘點雙睛尚冀龍門燒尾

試鸞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

令可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鸞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李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西浮籍鮑照嘗登大雷岸與妹書故唐人詩中往往稱大雷書

丹鉛總錄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矩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元集韻序銀鈎一啓亥系成羣籀櫛行披魯魚盈陰蓋以札爲櫛也其云籀櫛周禮所謂英籀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給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元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

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 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書簡謂之札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元集韻序銀鈎乍閱盪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札養由基射穿七札杜預射不穿札王幼學云札甲札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札甲札雖墨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爲况耳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紩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羈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

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觚不觚錄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之正書稍簡其辭而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必欲隱其名甚至有稱副啓一副啓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都絕卽以我爲簡褻亦任之而已

賢奕楊用修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稅林伐山載禽經云雖上無尋膠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云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赤牘歟然則謂之斥牘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蝦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牘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覩二碑也

見聞錄魏莊渠嘗寄唐荆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多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余嘗讀羅一峰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其詞懇誠且不惜郡縣之怒與怨者非特見其膽力大亦由平日干請絕也

羣碎錄尺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牘報漢

偃曝談餘近代尚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駁駁乎有先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啓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

太平清話朱紫陽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暮相獵掇畱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潛確類書序言如意曰書

日知錄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札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書札部外編

水經注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
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
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
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林晉中
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
云吾家在觀前石間縣藤卽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
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
水府衣不霑濡